

兩漢書疏證



兩

東

書

苑

藏



吳 沈欽韓撰

衛青霍去病傳

衛媼

索隱云媼婦人老少通稱按廣雅媼謂之妻媼與媼並

兼老少

人奴之生

論衛骨相篇作人奴之道按人奴謂衛媼本主家僮也

費哀梁溪漫志以人奴之為讀非也

纂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一

說文並而奪取曰篡法言問明篇鴻飛冥冥七人何篡

淮南汜論
相與篡之

西至高關

一統志陰山在吳喇砮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高關塞在

陰山西榆林舊志高關北去大磧凡三百里

遂取河南地

水道提綱黃河正派東北流鄂爾多斯後
旗西北境六十里又分

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為二一北

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

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鄂爾多斯後旗北境即古朔方

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扎爾山即陰山

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

而東南共百三十里至吳喇砮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

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兀爾哈即

圖南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

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

岸頭侯

明志蒲州河陰縣有古岸頭亭

度西河

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今靈夏府是便北流凡千餘里過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二

九原郡唐豐州今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乃東流自靈武以北漢人

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榆林志黃河在榆林

衛北千里自靈夏橫城堡西折而北迤三受降城南中

二城吳喇砮旗西北界東城歸化城西黃河東岸至廢東勝州西亦在歸化城西折而

南入府谷縣屬葭州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周迴

數千里

榆谿舊塞

元周伯溫扈從詩紀云懷來縣南則榆林驛即榆谿舊

塞按懷來縣今宣化府屬驛在縣東南三十里秦漢時

為內地伯溫誤也水經注上郡諸次山水東逕榆林塞

世又謂之榆林山卽榆溪舊塞也自溪西北悉榆柳之
藪緣慙沙陵屈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元和志榆
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卻匈奴之
處隋開皇三於此置城明爲榆林衛今爲府一統志在鄂爾多斯
左右翼界內

絕梓嶺

方輿紀要木根山在廢夏州西北一統志夏州故城在
榆林府懷遠縣西梓嶺蓋卽木根山也

破符離

方輿紀要符離塞在豐州河北明志榆林關西北有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三

川五川

符離塞

捕伏聽者

晉書載記石勒爲伏夜牙門孫子謂之伏姦俗謂之夜

不收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幽州紀聖
功碑盡羅服聽伏作服彼誤

子登

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駒馬者乃命其子駒

其後改爲登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按陳餘所以不肯餌秦注謬

羅姑比

索隱顏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按下
文再冠軍無容更言頻

攝警者弗取

司馬法仁雖遇壯者不拔勿敵荀子議兵服者不禽

過焉支山

寰宇記甘州刪丹縣焉支山一名刪丹山東西百餘里

南北二十里方輿紀要山丹衛東南百二十里

塵皋蘭

廣韻隋文帝置蘭州取皋蘭山爲名九域志蘭州西南

九十五里皋蘭縣有皋蘭山然蘭州西北至甘州千餘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四

川廿八

里上云過焉支山未審其何以復塵皋蘭也一統志石

門山在河州西南水經注云疑卽皋蘭小門也然此二

說皆非是皋蘭山蓋在張掖塞外

折蘭王

師古云折蘭匈奴姓按元和姓纂漢匈奴四姓有蘭氏

鮮卑慕容氏臣蘭汗皆不複姓匈奴所據非也

祭天金人

按勾踐鑄金事范蠡楚懷王鑄金象諸侯宋康王鑄諸

侯之象及秦鑄金人已見前世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

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秋胡神也通典視正五品薩寶

視從七品薩寶府秩正云秩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
摩醯首羅也按既如佛經之言彼所謂天者則自帝釋提洎至四天王皆是武德四年
置秩祠及官金人者即匈奴所祠神非佛也

至祁連山

寰宇記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東西二百
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州衛西北有故祁連城西南有

祁連山水地記今張掖縣西百
里之黎園堡南九十里

鯨得

寰宇記甘州張掖縣本漢鯨得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
鯨得王所居一統志鯨得故城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北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五

右千騎將王

史記千騎將得王此文少得字今讀者不便當從索隱

說漢將

軍亦有天幸

燕策蘇代使人謂閔王曰齊不勝于晉下此非兵之過
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
自為功也

詞雜

史記作銅離索隱云漢書傳作雕離今此傳作詞離師
云功臣表作稠
離今表作稠離

武剛車

文選注孫吳兵法曰有中有益謂之武剛車明史兵志
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入處
其中下穴銃眼上闢小窗舉列鎗及長五尺高六尺四
寸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十兩計一方表四里四四十
有六車馬鈔糧器械輜重咸取給焉騎不得衝射不能
貫敵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帝令亟行勞堪憲章類編云車牽制難行
至日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

車重

曹操孫子注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六

守衣裝

封狼居胥山

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渾海太祖度弱洛水西行襲破之
復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蓋即狼居胥也

登臨翰海

一統志本朝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 駕親征厄
魯特噶爾丹抵克魯倫河此瀚海東北征時御路也

上諭曰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
更濶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連綿沙石間雜自出

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履之不陷營中軍士鑿井

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有爲之善達者地窪而潤未
 二尺卽及泉有謂之窰爾者山澗溝涇掘僅尺餘卽可
 及泉有謂之布里度者乃叢草積涼水雖育而佳者少
 有謂之窰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泉卽隨出故野
 騾以蹄抉之而飲風土景况一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
 偶竚立可射之處亦少草則叢生而土高所以繫絆馬
 匹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帶鼯鼠之穴更深
 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羊駝馬食之最宜
 以此稱佳

爲冢冢祁連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七

四八

元和志雲去病墓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唐書
 李靖傳詔墳塋制度依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
 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

起冢象廬山

長安志衛青墓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何焯曰廬山當
 在廬山楊雄傳注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按唐書貞觀
 二十一年以迴紇思結部置廬山都督府方輿紀要實
 廬山亦名廬山

最

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民爲投最

莊子德充符
昔義最聚也

此總窳擊匈奴之數與樊鄴傳云最者小異
 築受降城

明志甘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
 至余吾

方輿紀要余吾水在廢夏州北塞外
 何與招士

稽少孫田仁傳云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有
 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少
 府趙禹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二
 人貧意不平推此言之事實不知人史言其謙遜猶託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八

四九

語耳

藺仲舒傳

廣川人也

方輿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繁露五
 行對河問獻王問温城董君則仲舒爲廣川温城人也
 地理志無其縣放水經注桑林舊蕩又東逕修市縣故
 城北王莽更曰居靈俗謂之温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
 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縣屬渤海
 郡以俗稱温城證之則修市縣卽温城所改其後割屬
 渤海耳於明爲景州

州西北有
修市故縣

三年不窺園

論衡儒增篇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潛夫論

讚言篇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終年不出戶庭

按御覽六百四十一引漢書曰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

年不知禮杜預誤也入百四十引作鄒子曰云云吹劉

知幾史通敘事篇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禮杜預公之

門可與雀羅亦以為班馬二史則傳說之誤久矣

陵夷至于桀紂之行

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桀紂故下文五百年之閒

用先王之樂

墨翟三辨武王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

不能粹美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九

繁露實性篇性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

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為善

也

唯治者之所鑄

管子任法篇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惟陶之所以

為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文子上德篇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

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

重政篇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是以春秋

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又玉英

篇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

迺可鼓也

淮南汜論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亦

義篇

文子上

結綱

文子上德篇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舜遊巖即

說苑君道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韓非內儲

夷射醉甚而出倚于郎門又說疑郎中日間廣雅廊舍

也郎同廊

見素王之文

家語太史子餘之言也春秋演孔圖出周亡改作春

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鶡冠子王鈇篇素王內帝之法

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鶡冠子王鈇篇素王內帝之法

莊子天道玄聖素王之道原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乃

故素

達若黨人

孟康云項橐木秦策甘羅之言蓋師說相傳以為達若

之號小兒神一統志達巷在兗州府滋陽西北五里

曾子曰

語見大戴曾子疾病篇師古云曾子之書殆不曉其出

而望文為解

善言天者必有微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語本荀子性惡篇驗彼作節

寢明寢昌之道

說苑敬慎篇大功之效在于用賢積道淺章寢明衰滅

之過在于得意而怠浸寢覆亡寢當作寢損也

然後知仁誼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十一

呂覽有度篇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

子之齒者去其角

見大戴易本命篇又呂覽博志篇有角者無上齒

而為庶人行者

新語懷慮篇據土子明治國治眾者不可以圖利治產

業也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

泄庸

吳語作舌庸

小稟未上

張懷瓘書斷引如瀉注與師古語同又引姚察曰草獵

定 齋也齋書為本日稟按史記屈原列傳屈平屬草稟未

呂步舒

鹽鐵論孝養篇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繁露

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司馬相如傳

學擊劍

學擊刺之法莊子說劍日夜相擊于前吳越春秋越處

女曰竊好擊之師古謂遙擊而中非斬刺也此等謬說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十一

不知何來

武騎常侍

其官與李廣李蔡同亦郎中被選者耳云秩六百石謬

奏琴

廣雅奏進也

琴心文選琴賦注列仙傳涓子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其

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甚都

淮南註言始于都者常卒于鄙新書匈奴篇竊四牡載

練蓋從數騎御參乘雖單于之出入不輕都此矣

文君久之不樂

西京雜記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于城都賣酒

當盧

莊子大宗師音義崔云盧謂之瓮與臣瓚注同按世說新語傳王濬冲經黃公酒壚下過草昭漢書注曰壚酒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壚據彼文則盧非瓮也又任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吉

酤酒語本此

橫鼻禪

吳越春秋越王服橫鼻著椎頭樵蓋謂方言無祠禱謂之禱郭云禱無踦者即今橫鼻禪祠亦禱字異耳廣雅

松禩幃也

合尚書給筆札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成

割鮮梁輪

呂覽當務篇具染而已注染鹽豉也特牲饋食禮注煆醢者染于醢少牢曰取肝濡于鹽

丹青精聖

也 中山經慈巒之山多白堊黑青黃堊郭云有雜色堊

雌黃白坩

索隱白坩出魯陽山正義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按吳氏本草經雄黃產山之陽然則雌黃生山之陰也

玫瑰昆吾

西京雜記武帝得天馬以玫瑰石為鞍則非火齊珠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酉

上云其石則昆吾非金司馬彪云琨瑀石之次玉者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多琨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元和志鐵石山在雋州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鍊成鐵極剛利是此類也

礪石武夫

中山經扶豬之山多礪石郭注與張揖同海內經鹽長國有武夫之北郭云此山出美石

諸柘

稽含南方草木狀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窄取其汁曝數日成飴

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密

葳折苞荔

釋草葳寒漿注今酸漿草蜀本草酸漿即苦葳根如蒞

芹白色絕苦又云葳馬藍注今大葉冬藍然則二物同

名也

觚盧

史記正作菰蘆顏乃改作觚盧設為鬼黠可恨

椽栗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椽栗爾雅翼椽今之槩栗結實似

柿人謂丁香柿李時珍本草司馬光名苑云君遷子似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五

馬奶即今牛奶柿君遷即槩栗

騰遠射干

廣東新語騰射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射嶺狀類沐猴

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兩手披

之一名騰射上樹甚捷故以名即騰遠也射干蓋佛書

所謂野干也翻譯名義悉伽羅此云野干似狐而小形

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如狼廣志云巢于絕巖高木也

蠃蜒

郭璞云似狸長百尋百尋過長郭不為此誕言也釋獸

羆貌似狸彼注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為羆豺說文羆狼

屬謝靈運山居賦注羆似獾而長狼之屬一曰羆廣韻

之誤

干將之雄戟

越絕記寶劍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

鐵劍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張揖謂

韓王劍師乃無稽語方言三及枝南楚宛鄧謂之區戟

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戈戟攷今

符鉞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六

絕乎心繫

毛傳自左臆而射之撻于右臆為土殺正義貫心死疾

內最潔美

縞

廣雅鮮支縠絹也紈絺素也縞縞練也縞非絹又非素

也師古注混三為一

扶輿倚靡

淮南修務訓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靡

其物狀模蘇正與此同注皆誤史記郭注引淮南作扶

與倚委

繆繞玉綬

如師古注則綬字當為綬天官夏采注綬當作綬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綬明堂位雜記並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綬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為飾者謂之綬旌旗之旄亦謂之綬按士冠禮注綬纓飾左傳子玉為瓊弁玉纓廣韻纓五色絲飾緝緝子續志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緝叙類

勺藥之和具

按此當如文頴晉灼之說文選注李善曰晉氏之說以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七

× 1 2

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按韓文公集郾城聯句云五鼎調勺藥注云勺藥字子虛賦及文選凡四見皆音酌畧姚合威曰後語有仍祈卻老藥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今考集韻十八藥以藥為部首而下凡兩出一式灼切云藥熟兒一力灼切勺藥調味也以韓證之則當從善說而世閒混為一音皆緣顏師古俗說而誤論衡譴告篇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以此證勺藥為調和之義阿顏又何說之能為全唐文蕭穎南節度使韋正貫神道碑云拜京兆尹京師稱

難治公能勺藥其閒安然無一事則見唐人文辭猶能依據古訓不惑俗說自宋元以來師古之庸妄乃隨俗學而鳴張耳

將割

呂覽察今篇嘗一將肉而知一獲之味莊子在宥齋卷狼囊劉向九歎作將圈是齋將同字

觀乎成山

方輿紀要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東北百五十里海濱斗入海中

浮勃解

禹貢逆河所倫也詳講索隱曰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斷水曰解

青丘

淮南本經訓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又海外東經有青丘國方輿紀要青丘在青州府樂安縣北相傳齊景公嘗畋於此

丹水更其南

南山經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按上文蒼梧西極方夸廣員不得以上洛之丹水當之宋玉賦丹水湧其左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六

× 1 2

紫淵徑其北

正義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者之山西流注河文穎所云按水經注蒲水又南合紫川水水東北出紫川谷寰宇記紫川水源出隰州縣東與黃檣山相近宜非此也洞冥記以為紫海又震字記云丹水在上林南紫泉在上林北又幽州下有紫淵水幽都記云紫水其泥亦紫

鄠鎬潦

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豐谷其源濶十五步其下濶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縣西十一里流至宋村入渭鎬水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五

出長安縣西北十八里鎬池澇水在鄠縣西二里李善

注文選曰潦水即澇水也澇水在長安縣南一十里自萬年縣界流入長安國張禮遊城南記注澇水今不至

皇子陂水經注沈水上承由瓜州村附神禾塹上穿申

店而其原愈高鑿原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玩河是也

椒邱

離騷馳椒邱且焉止息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邱按三國志華歆傳注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邱遺虞翻說飲水經注贛水又逕椒邱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

寰宇記椒邱城在洪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記曰孫策破劉勳于尋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所築也則椒邱有其地矣

桂林

南山經西海之上多桂又海內南經桂林八郡在賁隅

東

鮪鱠

御覽九百三魏武四時食制曰鮪鱠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健為邵晉涵爾雅正義今呼為鱈

鯉魚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辛

漸離

史記作漸離說文有西山經英鞮山澆水出焉多再遺之魚身蛇首六足與漸離聲同

鰓鱈

鮪史記作鱈東山經麓山多鱈魚本草拾遺以為即鱈

魚李時珍曰此魚中之下品蓋魚之庸常以供羞食者

又東山經食水中多鱈鱈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蟬

鳴蓋卽下文禹禹也通雅鰓如鱈而黑則鰓類也

鰓鮪

廣雅大鯪謂之鰓注郭璞云鮪也一名黃頰按中山

經番條之山減水中多鱖彼注云一名黃頰東山經亦作鱖魚
玉篇鱖黃魚也李時珍曰鱖生江湖中體如鯨而腹平
頭似鮫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鱗而稍細大者三
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不當畜魚亦名鮎魚異苑
云諸魚欲產鮎以頭衝其腹世謂之家魚生母

禹馭魴鯢

王會解揚州禹馭徐廣曰牛魚也詳上爾雅比目魚謂
之鱮玉篇魴亦作鱮廣表錄異比目魚南人謂之魴廣
雅作魴魴也玉篇魴魚似魴無甲廣雅作魴蓋一物也
山海經作魴又作魴說文魴大魴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三

明月珠子

左思吳都賦濯明月于漣漪注云濯光珠于麗水又郭

璞江賦王珣海月注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

色正圓廣表錄異海鏡廣人呼為高葉盤兩片合以成

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蟹足具則明月乃

海月也珠子謂蚌也江賦瓊蚌晞曜以瑩珠

水玉

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

庸渠

西山經松果山有鳥曰鴟渠其狀如山鷄黑身赤足郭

鴟盧

云鴟音彤弓之形即此庸渠也與爾雅即鴟名按今太
湖邊有水鳥黑色如鷄者土人呼為樟鷄

爾雅鴟頭鴟郭云似鬼腳近尾畧不能行江東謂之魚

鴟御覽引孫炎云鳥鴟也玉篇頭鴟為水鳥而不利於

行御覽九百二異物志鴟鴞不生卵而孕雛于池間又

吐身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水鳥而巢

高樹之上或在窟穴之間

布結縷

一切經音義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三

屨草顏注屨草中山經大夫之山其草多鷄鼓

攢戾莎

徐廣云草可染紫爾雅藐苳草郭云可以染紫一名此

草者今之非也爾雅菜玉芻注芻草也今呼鷄腳莎又

爾雅翼云莎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而多毛謂之香

附子一名雀頭香台和香用之陶隱居以為古人詩多

用之而無識者河中府有綠莎廳景元獻公庭莎記曰

是草耐水草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賦以體物

云攢戾莎即蔓布庭階非此草矣

揭車

本草拾遺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此薑

農桑輯要崔實曰九月藏此薑生薑謂之此薑

藟荷

爾雅翼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其葉冬苦其根為菹亦可醬有白有赤今人乃呼赤者為藟荷白者為覆菹

食之赤者勝藥用白者中蠱者服其汁并外其葉即呼

蠱主姓名亦王諸溪壽沙蠱輩人家種之辟蛇御覽九百八十九

葛洪方曰人得蠱取藟荷葉著即席下

葳持若蓀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垂

爾雅翼杜若苗如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

荳寇集韻蓀亦作荃楚詞補注陶隱居云東閩溪側有

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莫蒲而葉正如蒲無脊

羅願便以為葛蒲非也

鮮支

非梔子也即燕支耳崔豹古今注燕支葉似薊花如蒲

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

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

所染也燕支花白為紅藍爾雅翼或只謂之紅花大

乘涼摘取之五月初種花七月中秋深花鮮明耐久不

梓種水淘殺去黃汁更薄以清酸粟殼淘之殺如初
收取染紅然後更搗而藥之染紅色極鮮明又桂海虞
衡志膠脂水色如懸脂出
融州桂林屬縣亦有之

黃礫

礫乃莫之訛說文莫草也可以染靛黃廣雅此莫此草

也百官表注晉灼曰盤草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

地官掌染草注紫蒟皆一物云染綠染紫者不若說文

之核也師古辨云黃屑木陳藏器本草云從西南

芋

齊物論狙公賦芋音義司馬曰橡子也邵晉爾雅正義

櫟實即阜斗一名為椽按後書李恂傳注椽櫟實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舌

角端

史記作觸郭璞云李陵嘗以角端弓十張遺蘇武是角

角端之多耶宋書符瑞志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又曉

四夷之語明聖在外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按元史太祖十九年帝至東印度角端見班師耶律楚

至東印度駐蹕門闕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野尾其色綠

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

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

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蛩蛩

海外北經北海內有素獸狀如馬名曰蛩蛩穆天子傳

叩叩距虛日走五百里

象輿

楚辭惜誓為太一之象輿韓非十過黃帝台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

靈輿

淮南俱真訓真人騎蜚廉而從敦園注云敦園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按以似虎者為是祝敬之字作敬亦為伏虎形西山經陸吾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圃蓋卽此靈敬

磬石振崖

集韻極同診說文玄服于義非也字當為啟廣韻十九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引呂氏春秋注殿殿動而喜貌文選注四十呂氏春秋

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今呂覽慎人篇作振振殷殷集韻啟啟喜而動兒一曰擊也詳此則啟崖者聲之殷甚也不當為振集韻十六珍以石致川之廉也

字又作珍與此李奇語合

晶采

韓詩外傳四良玉度尺十似之土不能掩其光御覽八百

四璠三采玉也

盧橘

呂覽本味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注應邵所引伊

尹書當是此也青鳥青馬海外東經互見淮南地形說訓作青馬說文櫨字下引為青鳥

文作櫨與應劭引同亦不名其何物爾雅翼張勃吳錄以為建安郡中有橘各月于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

色變青黑味尤絕美卽相如所云盧橘盧黑色也按其所引見齊民要術彼云蓋近于是非真以為上林盧橘也又魏王花木志云蜀之成都臨邛江源諸處有給者櫨一名盧橘夏冬花實常相繼李時珍本草遂以此為盧橘然賦云盧橘夏熟而金橘僅著花于夏不得云夏熟也

按齊民要術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剝皮噉則酢合食極甘又有盡橘形色都是甘但皮厚起臭味亦劣又云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正月至二月漸變為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為盧橘其

類有七八種不知吳會橘然則相如所云盧橘矣六朝古書明著如此自來都不曉接續何耶御覽九百六十六有橘官置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黃甘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御覽九百六十六晉令曰闕中縣守黃甘吏一人古今注甘

實形如石櫨者謂之壺甘按此卽廣州記所云壺橘也

嶺表錄異桐櫨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釘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蘿葡南中文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

橙櫨

御覽九百六十六晉令曰闕中縣守黃甘吏一人古今注甘

實形如石櫨者謂之壺甘按此卽廣州記所云壺橘也

嶺表錄異桐櫨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

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釘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

如蘿葡南中文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

臙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鑊木瓜也按香櫟卽榛也

枇把櫟柿

西京雜記上林苑枇把十株索隱說文曰櫟酸小棗也淮南子云櫟棗以爲矜按爾雅邊要棗注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然音煙與邊聲近

亭奈

西京雜記上林苑亭十株索隱云司馬彪曰上黨謂之亭奈御覽九百七曹昆魏都賦果則谷採山楸廣雅植楸梨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三

リニ

厚朴

蘇頌本草圖經廣雅謂之重皮春生葉如榭葉四季不凋紅花而青實皮極鱗皴而厚

隱夫

此聲之異也說文榆母杄也隱夫卽榆母釋木作榆無疵廣雅作杄蓋又爲杄之誤說文繫傳杄水如樛中草棘實不堪食杄又作椿

櫟櫟

詩山有苞櫟草亦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屬也幾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

按應劭謂采木又集于苞柞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柞或謂之爲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說爲

汁可以染阜今按應劭云采木卽是阜斗之櫟而師古強改木蓼了無可憑也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櫟爾雅翼

櫟似拾葉冬不落政和證類本草櫟子小于椽子味苦

澁止洩利皮樹如栗冬月不凋生江南陳藏器本草藥出山南鳳州樹

華楓

華當作樺玉篇樺木皮可以爲櫛爾雅樺木以山挑鉢室章國用樺皮蓋屋又隋大葉中汾州起汾陽宮宮南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美

外平林率是大樺木高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剝取皮覆

葺舍取脂燒辟鬼一統志樺似山桃皮有紫黑花可裹弓及鞍韉諸物奉天府諸山中最多今吉林烏喇有樺

皮屯設丁壯采其皮進御爾雅楓櫟櫟說文楓木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櫟又櫟木葉搖白也徐鍇云木遇風而

翻兒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楓木一名櫟櫟義出于此廣韻孫炎云櫟生江上有奇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云今人謂其土櫟爲櫟遇風雨則長或三四尺亦曰櫟人

韻落

爾雅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吳郡賦

作櫛劉逵注與郭同南方草木狀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包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者藏之仍甘好雷與劉同郭云落樓兒爾雅詩大東無浸穰耕陸璣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組索甌帶材可爲栝器

胥邪

卽椰子樹吳都賦注柳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挂物也膚裏有汁升餘

清如水美如蜜核作飲器嶺表錄異砂磨去其殼皮其

水罐子珍奇可愛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芻

可廿上

仁類

御覽九百七十一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賓門嵇含南方

草木狀言交廣人凡貴勝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遲迨不

設用相嫌恨一統志檳榔一名仁類

并閱

御覽九百五十九說文曰椶一名漚葵晉令曰其夷民守護

椶皮者一身不輸

梓櫨

玉篇梓仲木名吳都賦平仲君遷劉城曰平仲之木實

白如銀索隱曰亦云火棗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爲神

仙也李時珍曰未知說文櫨字一以爲甘櫨夏熟一曰

有宅櫨木出宏農山崔豹古今注以櫨木爲無患木按

師古所云黃櫨木者陳藏器本草云生商洛山谷葉圓

本黃可染黃色其無患木本草拾遺謂之桓木今之昔

提子也李時珍曰樹甚高木枝葉皆如椿特其葉對生

揀子實中一核似草葉子正圓如珠山梅經云秋周之

山其木多恒郭云葉似柳皮黃不錯子似揀著酒飲之

辟惡氣院之去垢核堅正黑卽此也

機檀

通雅聖賢塚墓記曰孔子塋中有五味機檀之屬機檀

白檀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芋

可廿上

木蘭

兩雅翼木蘭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

皮如桂而香生零陵山谷及泰山狀如楠樹高數仞楚

詞王逸云木蘭去皮不死洛陽宮殿傳錄

女貞

李時珍本草女貞木一名冬青女貞葉長四五寸子黑

色冬青葉微圓子紅色爲異今人不知女貞但呼爲蠟

樹立夏前後取蠟蟲之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出

延緣枝上造成白蠟民間大獲其利

發軌

淮南招隱士樹輪相糾分林木茂飢說文登以足踴夷草也字當為茂說文茂草葉多也注師古曰史記文選此者甚多師古時時據取之不以爲差也

紛溶前參

九辯前備慘之可哀王逸云莖獨立也考工記注引作

紛容掣參

飛蠲

北山經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

名曰飛鼠

蛭蝮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至

大荒北經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疑非此也爾雅以蛭文以蛭爲蟲子並于此不類索隱云神異經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

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蝮按今本按阮籍詠懷詩周周尙

銜羽韓非說林鳥有周周銜羽而飲韓詩外傳北方有

獸名曰婁云云則一以爲獸也與蝮同

獬胡穀蛭

詩角弓陸機疏云獬獬猴老者爲獬長臂者爲援援之

白腰者爲獬胡獬胡猿駁疾于獬猴穀曰狐子見爾雅

按說文犬部穀犬屬腰已上黃腰已下黑食母猴或曰

如祥羊出蜀北嶺山中犬首而馬尾作穀蓋字之訛也

中山經卽公之山有獸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蛭一統志敘州府出彼皮煖坐寰宇記郡國志云煖道有獸名獬胡似猿騰如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盈百方成亦謂之獬獬

前皮軒

續漢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宋史輿服志皮軒

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戴

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

馬參按前後並云虎皮師古妾人云非虎皮

足學羊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至

郭注爾雅云羴羊似吳羊而大角角備出西方李時珍

曰山羊有二種一種有大角盤環肉至百斤者一種角

細說文謂之羴羊音桓陸氏云羴羊狀如驢而羴行其

角暑天塵露在上生草戴行故代都賦云羴羊養草以

盤桓

跨壁馬

李時珍曰郭璞云出塞外今西夏甘肅及遼東山中亦

有之取其皮爲裘食其肉云如家馬肉但落地不沾沙

耳新唐書地理志涼州貢野馬皮陝甘通志野馬皮可

爲裘

蝦蛤

廣雅東方有魚焉如鯉六尺鳥尾其名曰鮓又爾雅注關西呼鮓曰鮓鰕未詳是此否

游梟

李善云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按淮南汜論山出噴陽與罔象畢方並言是為怪物又非狒狒一名梟羊者也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身長尺餘祖身捕蝦蟇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蟇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蟇名曰山獠其音自呼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燥而出獠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壹

化亦鬼魅之類

他書所載山都木客皆類此

蜚遠

釋獸康遐頸郭云今建平山中有康大如狗似獼猴能

舉石擲人攫類也說文引司馬相如說以康為封豕之

屬高誘淮南注以梟羊似遠類

按此西山經崇吾山有獸狀如禺而長臂善投

名曰舉父者也張揖言蜚遠神獸者北山經馬成之山有獸如

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名曰天馬吳任臣按韻寶云飛

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在天為勾陳在地為天馬即其

獸也又王褒九懷飛駟兮步傍王逸云駟騶奮飛承轂輪也

立萬石之虞

齊王左右曰大王建千石鍾萬石虞舊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也鐘當十一而此十枚未識其義

通考云其容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長眉連娟微睇縣貌

宋玉舞賦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又招魂靡顏

賦理遺視矚

悲伐檀

宋玉笛賦歌伐檀號孤子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壹

而囿居九百

新序刺客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曰盡王之地不足以

為臺址謂此類也

略連夜郎焚中

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令蜀通焚青衣道焚道令通之

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合嘆曰忝

官益上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

斬石通閣道世為諺曰思都郵斬令頭

發軍興制

即上文用軍興法也漢律乏興者斬唐擅興律諸擅發兵千人絞師古弄文作兩讀非也

居列東第

初學記四魏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隋志梁制封公侯者境內稱曰第下自稱寡人蓋以此
蜀郡賦亦有甲第當衡向衡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
啟夏侯嬰高后德之賜北第第一蓋甲第又以北第為尊也

諡為全愚

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諡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

注諡者號也呂不韋傳諡為帝太后與此同顏解非

檄到亟下縣道

按此即露布也封氏聞見記露布謂不封檢露而宣布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雲

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

插羽是也宋史與服志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

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

縣令負弩矢先驅

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負韞矢為公子先引秦隱韞首
關以盛矢

如今之胡蓋而短按按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南尹執金

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

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關者亦射之魏晉設

角弓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用也未史儀衛志

諸品官鹵簿亦有轡弩云轡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弓

以射窺者宋制每弩加箭二有取畫雲氣弓箭同轡弩

印在冉駝斯榆之君

印今四川益遠府地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唐置黎州斯

榆今雅州府天全州漢置徙縣音斯蜀志作斯都晉曰

徒陽冉駝今茂州

固非觀者之所觀也

高誘淮南原道注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關沫若

方輿紀要大度河出雅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沫水流經

雅州蘆山縣北又西南流經黎州所西折而東南經建

昌行都司越雋衛北境東流入嘉定州歷峨眉縣南至

州城東南越大江瀘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

下流曰瀘水流經建昌行都司南又南經會川衛西而

入金沙江一統志鴉龍江在西藏裏塘城東二百四十

里至四川打箭爐占對安撫司西名鴉龍江又三百餘

里至四川鹽井衛名打冲河折東流一百五十餘里又

折而南流二百餘里會金沙江即古若水一名瀘水又

云青衣江上源出自天全州北界水梓司地有四水會

流東南至蘆山縣南即水經之沫水

鑲靈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雲

昌行都司越雋衛北境東流入嘉定州歷峨眉縣南至

州城東南越大江瀘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

下流曰瀘水流經建昌行都司南又南經會川衛西而

入金沙江一統志鴉龍江在西藏裏塘城東二百四十

里至四川打箭爐占對安撫司西名鴉龍江又三百餘

里至四川鹽井衛名打冲河折東流一百五十餘里又

折而南流二百餘里會金沙江即古若水一名瀘水又

云青衣江上源出自天全州北界水梓司地有四水會

流東南至蘆山縣南即水經之沫水

鑲靈山

元和志靈關鎮在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車靈山在下有峽口似澗三丈長二百步

梁孫原

一統志孫水自寧遠府冕寧縣北發源南流經縣東又南經西昌縣西又南經會理州西合若水一名長河又

名安寧河至迷易所西南合打沖河元和志在翼州靈山縣北三十里以竹篾為索架北江水又長江水本名孫水出唐州臺登縣西北胡浪山下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印笮

即此水也

消渴病

素問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又奇病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垂

十四上

論脾瘕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馬

時注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有上消中消下消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

指上消而言

駭不存之地

荀子哀公篇顏淵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韓

禽困覆車

銜槩之變

鶡冠子道端篇鈎繩相布銜槩相制莊子人閒世缺銜

毀首又馬蹄篇前有楸飾之患崔云鑿也

坐不垂堂

論衡四譚篇毋存屋楹而坐恐瓦墜擊人首也

智者避危于無形

文選注九引為太公金匱

臨曲江之隍州兮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隍州開元中疏鑿遂勝境

按楊雄方言隍陴也郭云江南人呼梯為陴所以陴物而登者也按隍企之義是由下仰高郭說是也師古謬解

列仙之儒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美

十四上

師古妄說非也戰國以來儒墨並稱未有以巖穴人為儒也方言儒輸愚也郭云猶儒撰也書為選悞字同非

此義史記儒字作傳索隱云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小須及劉氏並作儒非按晏子外篇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一本作儒者無其外是傳儒以形近易訛也

奏大人賦

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

可為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匹

垂旬始曳彗星

楚詞遠遊造旬始而觀清都又擊彗星以為矜

踏以艘路兮

釋詁艘至也方言同艘宋語也郭云艘古屆字故注爾

雅依方言云宋曰屆索隱引孫炎云艘古屆字張揖作

廣雅當依雅訓今云艘至也艘當為艘之誤師古引張

揖作艘著也艘音屆是不知艘屆古今字無須音其義

又訛舛至爾雅釋文引顧野王艘音子公反益非

黔雷

遠遊作黔羸注云造化之神問以得失按羸或為羸故

轉雷

舞馮夷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堯

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玉女

神異經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為匹配

而仙道自成

西王母

西山經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郭云主知災厲五刑

殘殺之氣蓋西方主殺辜收名刑神又郭意以爾雅四

荒有西王母故引穆天子傳紀年三朝記諸書證為西

方之國然考經所稱則自有神人在其處同蒙西王母

之名耳韓詩外傳五新序五荀子大畧並云禹學于西

王國楊倞云西羌之聖人

三足鳥

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此云三足鳥蓋誤

家居茂陵

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

目絕相如乃止又云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之色遂

以廢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

昆蟲闖釋

按闖釋者啟蟄向明之意釋言惺惺發也詩齊子豈弟

箋云豈讀當為闖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闖闖明也宋世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罕

家集解鄭注云闖者赤色而光明此文借惺為闖史記

訛為澤文選注韋昭音澤為驛則相如本文作闖明矣

後人傳寫誤澤耳闖洪範偽古文正作驛

導一莖六穗

說文引導作巢尚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二苗貢桑葉而

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楚詞大招五穀六仞王逸云其

穗長六仞則海內經之木禾五尋也云六穗未聞

以登介丘

冊府元龜封禪三貞觀十一年封禪議曰請介丘山圓

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高宗乾封元年帝登

于泰山玉牒于介丘按此則介丘本山名服虔注非詩大澤之博

按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特牲禮詩懷之注云詩猶承

也孔穎達正義詩有三訓持也承也志也呂氏慎大覽

若告我曠夏盡此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康注謬

於輿必慮衰安必思危

周書程典解於安思危於始思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舊川薛人

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云次卿足下則弘字次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望

卿而史失之又薛縣屬魯國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

四十四里與淄川相去甚遠地理志淄川治蓋劇字之

誤方輿紀要劇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史記

正義亦疑之而索隱便以為薛官割人齊郡置域不分

何以注史

春秋雜說

繁露說苑鹽鐵論尙有諸子之說子夏石簪子石吳起

閔子公肩子世子見繁露而公穀二傳尤多藝文志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弘

之所學蓋此類尉繚子治本云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

為通儒班史言其不如仲舒審矣

復推上弘

西京雜記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為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縑襍滿一枚書

題遺之

習文法吏事

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

為布被

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

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望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嘗語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按貂

內服弘亦不為侍外衣服麻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

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靈逢惡質不逢

故人靈鼓論教置公孫弘布被兒寬練袍

有三歸

晏子雜篇景公謂晏子曰管仲恤勞齊國賞之以三歸

澤及子孫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韓

非難篇管仲謂桓公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說苑尊賢篇管仲曰貧不使富桓公賜之齊

國市相則三歸者祿邑之名善說篇又云管仲故築三

後相辰 師古謂娶三姓女乃苞氏論語注非也周策齊非也

桓公宮中女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苞氏所本按古者大夫本備娣姪正令

三取女亦何足言又女子嫁曰歸此常語以為管仲所取之名更不運

漢常以列侯為丞相

秦王緡李斯為丞相皆無封爵蕭何始為丞相亦未封侯文帝時申屠嘉以關內侯為丞相更封此公孫弘不龜手之藥售也

開東閣以延賢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墨

西京雜記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然有一董仲舒而擠之不

知所謂賢者何物此亦布被之詐也

式讎復分與弟者數矣

管子國蓄篇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

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

惡者輒去

齊民要術牧羊必須老人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

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于是者惟遠水為良二日一飲

頓飲則傷 水而鼻膿 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 和所以

春夏氣

和所以

和所以

和所以

和所以

宜早秋冬霜 露所以宜晚 圈不厭近必須與人相連開窗向圈 狼

害 宋北橋為傲 為屬即傷熱 二日一除無使蕪穢羊有

疥者聞別之不別相染汗能合羣致死 欲別病扶當欄

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 能過者入讀中行過便別之

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

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而道遠以

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

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使為上卿

臨菑習弩

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新

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手五千則臨菑習弩古今

所同

都養

何休公羊傳注炊烹者養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為諸生

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 帝時

無辟雍此文 誰富貴者相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

三公韓生謝遺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徒舍從寬

深自附納寬病韓注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寬至

御史大夫州辟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繼屬

繼屬

苞氏論語注負者以器呈侃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帔裹兒負之背也此繩屬卽上繩負者師古妄謂繩索相屬

統編

羣元臣職作輯是也錢大昕曰輯當作揖虔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本紀博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既知揖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詆譏說爲不通且虞書輯字亦不從木

將建大元本瑞

郊社志所云天授泰元神筮也唐文粹張說開元正歷頌云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聖

四十一

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此卽復爲上元甲子按寬言在元封元年其時未更太初歷寬因泰元神筮泛言之耳蘇林注非也

運籌則桑弘羊

全唐文五百十六張或評云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習其若此乎

張湯傳

遂使書獄

父爲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逮出死之事皆合書之非泛

謂律令也

乾沒

此言無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誦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矣

必無文巧誣

呂覽離謂篇鄧析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瘞錢

南齊書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聖

四十二

槩以照七尺之屍則死者以錢葬古今同俗也唐書王珣傳珣爲祠祭使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爲鬼事至是珣皆用

之封演見聞記經錢晉以來始有其事法苑珠林云起于殷史五代舊史周顯德六年其宗慶陵撰土

文之黃曰泉臺上實白冥遊延寶按古以瘞而今以焚又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

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熹云埋地券處曰

券臺上書財若干金石萃編晉楊紹買冢地前文云極關西極黃膝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

有私約如律令錢大昕跋云古人稱券券破前民爲別若今人合同文書按卽所謂地券也蓋此瘞錢埋

篡四隅傳稱盜發者即是四隅所瘞原不在家藏中也
宋文鑑呂南公錢鄧州不燒楮銀頌云請禧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則以不燒楮銀爲正人也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

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季之月當遣使往諸

陵起居景龍二年三月太常博士唐紹以爲准故事元

無此禮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

起居之義非陵寢之法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

經陵寢安謐通典五十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

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

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納本司李浩刊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聖

川文三

誤云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

朽秋則芟雜繁蕪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

代遷任稍輕不達舊理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

三發謂之告神

學短長

劉向上戰策云舊號或曰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

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唐趙韙者長短經命名本此

數行丞相事

哀十六年傳沈諸梁兼二事韓非難一當世之行事都

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按前世以非真官爲行事至

亡書三篋

晉書與服志大駕鹵簿御衣車御書車御藥車並駕牛

中道尚書令僕射尚書六人左右分次並駕西京賦屬

車之箴載檢歇猶匪爲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

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此則天子行幸載書以隨也

賜坐杜東

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寧縣南震宇記在明德門南八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聖

川文

里俗呼張車騎塚

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進賢者福流子孫越絕子貢

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

前訓固如此而湯之深文導諛壽被天下區區之善足

以食其執乎矧彼之推賢揚善卽其獻媚工諛以焚惑

王心者乎天道若近若遠未可以是定之

杜周傳

三尺法

孟康言以三尺竹簡書之言其大凡耳鹽鐵論詔聖篇

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

著為律疏為令

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日律二日令三日格四日

式職官志律十有二章大凡五百條令二十有七篇分式為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日官品職員八祠九戶十選舉十一考試十二宮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制十六齒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版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按漢史職官志蔡甲乙之令雖條目不存大約不外乎此宋史職官志蔡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巽

× 圭

于未然之謂令施于已然之謂赦設于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于此而使彼效之謂式

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

按百官表杜周以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卒乃太始二年也巫蠱事在征和二年距杜周死已四年則逐捕非為巫蠱外戚侯表衛伉以太初元年嗣闕入宮掖為城旦武五子傳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此兩事也免侯在天漢元年衛青傳青以元封五年薨武紀坐誅在征和二年同伉嗣侯當在元封六年表誤坐誅在征和二年至桑弘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通論之此傳為謬

兩子夾河為郡守

史記田仁傳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仁刺舉三河皆下吏誅死王琳野容叢書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廷年則二子夾河為郡守者即延壽延考

延考

唐捕亡律諸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注若致前藏匿人而罪人不合赦免後而匿者皆坐如律其展轉相使而又名例律即因罪

罪人非被刑戮而自若罪人自首及過恩原減者亦準死者又聽減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及過恩原減者亦準罪人原減法按律無匿為贖之條今依唐律推之桑弘羊係是謀反大逆其子從坐絞雖赦不原而侯史吳匿之即于絞罪上合得減一等罪矣其罪人不在遇赦原減之限則隱匿者不得準此原減又桑遷係捕得伏法非同自死又不得有二等之減則侯史吳之罪準律但減一等廷尉等治此獄竟以赦令除之非也然桑遷究係從坐侯史吳又是因罪人以致罪廷尉斷罪失于出之科而劾以故縱反者又深文矣斷獄律斷罪失于出者各減五等假有失出死罪者減五等合徒一年通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辛

× 圭

典刑司刑寺丞徐有功執奏貴鄉縣尉顏餘慶當依律斷為支黨處流不合斬罪是侯史吳之比也

或抵其罪法

唐職制律諸上書誤犯宗廟者杖八十誤者杖六十諸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非切害者徒二年又詐偽律上書詐不以實者徒二年非密而妄言有密者加一等但得苑馬多死

唐律疏議廐牧令諸牧畜死耗者每年率一百頭論牧長牧子笞三十罪止徒三年按此則令丞以下坐之太僕課其殿最而已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差

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慎子德立云立正妻不使羣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韓非備內篇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

享百年之壽

蔡邑石經肆高宗之禡國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丁五十九年陟偽古文出于汲冢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

書稱公毋困我

偽古文作公無困哉王鳴盛曰哉當作我逸周書祭公

解亦云公無困我哉

乏觀其所不取

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周書及大戴禮人篇器同張鷟李廣傳

飲器

趙策以知伯頭為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為觴則云虎子者非元僧楊蓮真伽截理宗頂骨為飲器胡俗固然立其夫人為王

史記太宛傳作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按四裔之俗以妻代為王亦無足異魏書賀偃母臨朝遣使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差

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是也明世諸王司長官

猶然

至鹽澤

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衛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按此乃唐所立裴矩隨人蓋知此東南去瓜州一

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西蕃呼羅布淖爾在

安西府西少北邊外

鑿空

淮南秦族訓鑿一孔而生百隙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

開足以為敗

始築合居以西

方輿紀要合居城在西靈鎮東北晉省入西都縣

眩人

列子湯問周穆王西巡狩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

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戴震水地記河水所出其地曰崑崙之虛其山曰紫山

今西番名枯爾坤譯音崑崙也有三山曰阿克塔沁曰巴爾布哈最西而大曰巴爾哈喇其色紫黑產金銀番語謂黑哈喇謂富巴顏故納斯稱其山東北至西靈府界千四百餘里山海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恆澤出于崑崙之東北輒實惟河源爾雅河出崑崙城亦曰山祭其地勢山脈自紫山西連磔石山又南迤西連接恆水所出山今番語呼岡底斯者譯言羣山水根也值西靈府西南五千五百里綿亘二千里皆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壘

古崑崙之墟也澤水出磔石山與河源相去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一嶺卽巴顏喀喇之嶺澤水亦呼磔牛河語之轉爲麗水今名金沙江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隋書樂志大業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明以下皆

國主親來朝賀乃于天津橋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總

萃崇侈器玩盛設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費

鉅萬關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

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擲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

列炬火光燭天地

酒池肉林

隋書裴矩傳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遺掌

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

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按武帝侈心效之者乃一

隋煬帝耳

徙其城下水以穴其城

瀉水使涸就其空爲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

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曰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

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侵牟之

楚策下牟百姓亦作悻荀子榮辱篇悻悻然惟利之見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蓄

集韻牟取也天也此則侵取之義解爲蠹賊迂謬

司馬遷傳

中軍隨會奔魏

文七年奔秦誤云奔魏又其時未爲中軍

蒯瞶

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瞶不使應敵

如淳云在刺客傳非也

而少梁更名夏陽

秦本紀惠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說魏王

入上郡少梁以謝秦上句云事武安君白起則已述昭

王時事著此語殊乖次第

葬于華池

水經注華池方三百六十五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

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

太史公

按如瀆所稱亦見西京雜記然下文云遷為太史令報

任少卿書云嘗廁下大夫之列則漢本無太史公官若

云宣帝時罷則遷為令時為公者又何人也此云太史

公者自是遷尊其父之稱而吳仁傑以為如楚制縣令

稱公不通之極安有為漢官追楚法都官而名同縣公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蓋

哉他處遷亦自謂太史公者則如韋昭所云出其外孫

楊惲所述耳

去健羨

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羨之人說苑尊賢篇

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為法也

欲與天地長久

列子楊朱篇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也道家

之語如此何嘗能與天地長久

逆之者亡

抱朴子登涉篇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

不可顧然則此書亦陰陽家託為周公者耳

當年不能究其禮

晏子外篇言孔子之教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

究其禮然此非晏子言也墨家以拔晏子而司馬談謬

論儒道

採椽不斲

玉篇採椽也釋木椽樸心注榑榑別名李時珍曰榑有

二種一種叢生小者名枹見爾雅一高者名大葉榑樹

葉俱似栗長大粗厚冬凋落其木理粗不及椽木即

木所謂椽榑之材者指此師古以枹為枹非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栗

糲粟之食

張晏云一斛粟為糲米七升非也九章術粟米法粟率

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

升為糲米三升以下米益精則數亦漸減至御米得二

升一合也夏侯陽算經云粟五斗為糲米三斗三十乘

之五十而一其法亦同則一斛粟只得糲米六斗也

若夫控名責實

鄧析子無厚篇循名責實君之事也

聖人不巧時變自守

史記作朽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按今

本鬼谷子無之

謂之歎

釋器歎足者謂之禹封禪書其空足曰禹索隱云歎者空也亦同窳養生主道大窳首義云空也

遷生龍門

元和志龍門關在絳州龍門縣西北二十二里黃河北

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師古注云秦州者是秦州龍門縣屬秦州貞觀十七年廢秦州縣隸絳州

龍門縣屬秦州貞觀十七年廢秦州縣隸絳州

阨困蕃薛彭城

一統志蕃縣故城今兗州府滕縣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著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按公羊春秋為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故文有數萬

又其餘例舛雜猥瑣如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

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畧要有

十指則又約而言之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為易按易緯通卦驗有

此語則緯襲之也文選注引作乾鑿度

不可以不知春秋

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又繁

露前序篇衛子夏言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

薄從上上雍

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按武帝紀三年正月行幸

雍任安以授太子節懷貳心要斬而猶須繫至冬盡則

漢法之異于後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

以上四語亦見說苑說叢蓋古語也

禍莫潛于欲利

韓非解老篇苦痛雜于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潛潛則退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著

而自咎也生于欲利故曰咎莫憚于欲利

悲莫痛于傷心

管子侈靡篇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下大夫之列

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

位大夫有罪先請臣瓚以太史令為千石非也

虧形

呂不韋傳嫪毐詐論腐拔其鬚眉為宦者則論腐刑皆

去須眉故云虧形韓非十過豎刀自獷注積虧勢也

蔽盆何以望天

焦氏易林黃卦戴盆望天下不見星辰

俱居門下

公羊疏漢注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李陵侍中則遷亦嘗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注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按此云門下則其名實始于此

張空券

字當為秦廣韻秦弦也集韻弩券或從弓為券說文秦攘背繩也又弩弓有臂者按說文臂繩上似脫一弩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秦共一臂則秦乃扣弩臂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堯

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于此宋兵志熙寧元年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以橛為身檀為筋鐵為鑿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登麻繩札絲為絃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輸木半箭

絕甘分少

後書楊震傳注孝經援神契曰母之子子推燥居濕絕少分甘也文選注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茸以蠶室

茸文選作俱墨翟辨經云俱自作也說文俱飲也飲便刑也一曰遞也鄭箋謂相次比方言恣比代也恣為伏此當為更代義作茸非也說文手部揖推搗也廣韻射推

也或作揖乃揖之脫半師古所以解為推也然兩字義皆未當竊謂俱乃刑之誤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剗則剗剗云臚宮剗割頭庶剗則今文尚書以宮當刑作則字始與論腐刑台

削木為吏

御覽六百四十二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鑿地為埒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動出此亦其類也

定計于鮮也

昭五年傳葬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為鮮列子湯問輒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卒

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第此言定計自裁不强復轉作鮮明

所謂強顏耳

列女辨通傳此天下強顏女子也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兒孫子兵勢篇

怯夫慕義

新序八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軍中其僕曰子懼矣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齊崔

杼斌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赴之餐則失匕上車失軾
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

函冀土

按嵩聯上活字為讀詩頌云實函斯活箋云倉生是此
義

不章遷蜀世傳呂覽

劉知幾史通云呂氏廣招辨士購以千金則宣布久矣
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若欲引以自喻何不云虞卿
窮愁著書八篇乎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按左丘失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空

明之語事無所出亦是疑誤後人

實錄

唐會要房玄齡等修高祖實錄許敬宗等修太宗實錄
其名取于此

武五子傳

意多所惡

韓非備內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
弗知則亂多資武帝末年聖賢之名不立神仙之望久
虛雄心已盡暮氣方深故感于此

陽石諸邑公主

諸縣屬瑯琊公主所封縣稱邑不書邑者史首文
且上疾在甘泉

御覽三百六十七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

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
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腹臭故蔽鼻
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家史

西京雜記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三老茂

師古以傳不言其姓謂荀悅紀今狐茂之妄按班氏偶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空

失記續志劉昭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令
狐徵君墓豈可誣者今漢紀刊本脫令狐茂三字

父子不和

說苑敬慎篇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李壽為邗侯

張富昌為題侯荀悅紀作抱侯踰提侯蓋始封之名緣
其事所由後乃改食邑之號耳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

水經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
苑在長安縣北五里顧炎武曰下云後八歲尊戾夫人

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園之目預見于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也實字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南本長安社門外大道

廣明成鄉為悼園

水經注昆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廣明非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遷苑南為悼園在東都門實字記說為鳳鳴園一統志戾后園史皇一街次南休祥坊內有漢奉明園園北漢奉明縣

三王世家作綏孟康說是也釋詁綏安也玉篇綏尚書

為古文綏晏子問篇下之妥妥也亦為綏綏之借

非教士

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于天下呂覽篇齊桓公教卒萬人以爲兵八百

下其使獄

褚先生世家云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于是使即斬其使者于闕下

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一統志良鄉故城在順天府房山縣東清潁天文分野

之書房山縣本良鄉之昌黎里安次故城在東安縣西北四十里文安故城在今文安縣東實字記在今縣東三十里

將軍都郎羽林

此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元豐二年詔殿前步軍司兵各

置都教頭掌教習之事其將校轉補于御前試武藝

遷擢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有司按籍閱試

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曠一石七斗槍刀手稍練

並取之容審隨軍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乘輿臨軒曰推棊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

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鈴轄小者得州郡監當

起者爲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惟推棊之日以疾不赴

告滿尚可換者駸前指揮使補外州城指揮使蓋舊法

也按漢光祿令諸當試者不食都所免之與宋御前不

赴推棊沙汰者其制同也

使人祠葭水台水

二水俱在燕境列葭水在廣平南和石云葭水又雁門

即陰館治水本灤水今名黃水河在朔州東南去燕彌

遠召水蓋嘔夷也方輿紀要唐河在保定府唐縣西三

十里古嘔夷水也葭水蓋濡水之別名亦聲同北易水也源出易州北窮獨山

覺其有詐

前云上疏此敘事法昭帝覺知是書非且所上故云有

詐與帝紀霍光本無參錯師古妄說非也

老虜曹

索隱虜奴隸也說苑反質篇始皇見侯生大怒曰老虜

不良

髮紛紛兮真渠

真當作真說文實塞也从宀真聲集韻或从土為填開本

真音徒一反誤
汪本作徒干反

會天子使使者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奎

二王世家燕王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

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

史一人偕往使燕風諭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

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

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王意益下

心恐公戶滿意習子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王可自謹無令身死國滅一天

下笑于是燕王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其後復與上宮

桀等謀反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悔行惡不變于是修

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按此書略于前而詳于後彼則

前有論指而後無璽書正可互觀故錄之

頭如蓬葆

墨子公孟篇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冠葆謂

髮集韻葆梓上苗也說文草盛貌不言叢生禹貢偽孔

傳包叢生釋木竹箭曰苞又云抱迨木郭皆謂叢生集

韻木叢生日抱通作苞師古移之于葆又云草叢生皆

謬

兄終弟及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癸

莊公二十二年公羊傳注父死子繼曰世兄死弟繼曰

及

毋桐好逸

史記作侗張晏音同則此亦作侗論語集解孔安國曰

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皇侃云籠侗未成器之人與

此毋桐好逸義合凡諸鄙別字皆非班書本文

空手搏熊羆猛獸

西京雜記胥于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

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按未有誤或當作幾死

使禱巫山

越絕記云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三里許又吳地記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所出奇怪按所禱在吳在越俱未可知師古指為南郡之巫山何由沂江數千里而所禱乎

辭連及胥有詔勿治

三王世家胥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不忍致法下詔無治廣陵王奏奪王射陂草田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卒

一統志射陽湖在淮安府阜寧縣城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周三百里即古射陂也

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

馬永卿嬾真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為琉璃王冢也按廣陵王胥賜諡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為琉璃爾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僭擬云

衣車

輜軒也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正義大夫之車五乘有益無帷裳

嗑痛

方言嘶嗑噎也郭云皆謂咽痛

昌邑帳

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侍事之處

國除為山陽郡

山陽郡治昌邑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白犬無頭

五行志云無尾為絕嗣之徵列女傳莊姪曰有龍太子也故以為絕嗣之徵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卒

人事決王道備

說苑至公篇夫子修春秋人事決王道備上通于天而

麟至

血者陰憂象也

大戴少閒篇說者猶說盧辨云血憂色也王安石易說論云此血者

去不來也

執金吾嚴延年

百官表地節三年執金吾延年此別一嚴延年非酷吏傳之嚴延年也彼傳延年于神爵中始為太守去地節

三年已五六歲而王應麟引程迥語嚴延年劾奏霍光

擅廢立而其女為昌邑王賀漢風俗厚不以為嫌此宋人弄聰明語不自知其妄也

海昏侯

水經注繚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

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

有鼻

輿地廣記道州營道縣虞時鼻國之地有家祠唐元和

中刺史薛泊高毀之柳宗元作斥鼻亭神記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漢書疏證卷二十九

究

十一

浙江官書局刊

宋元煦校

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

漢書疏證卷三十

吳 沈欽韓撰

嚴朱吾邱圭父徐傳

出虎符發兵

唐六典符寶郎出納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

之契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王畿之內左三右一

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其次發之周

而復宋史兵志康定元年頒銅符篆曰某處發兵符下

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

五右旁為四窠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千字

漢書疏證卷三十

一

為號左五符留京師左符降總管鈐轄知州軍官高者

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

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豹符

使者齎宣樞密院傳旨謂之宣頭同下第一符發兵與使者復緘

右符以還又與服志高宗建炎三年改鑄虎符以銅為

之長六寸濶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給諸路右契

藏之明以金牌用寶調發非古制

以節發兵會稽

六典云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故助得斬司馬也新書百官志節

度使辭曰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縣案節樓迎以鼓角衛杖居前旌幟居中

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
自隨留觀察營田使等印以節度主之璽節按節堂以
節院使按地官掌節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玦
圭也彼皆是至故趙岐孟子注節玉節也掌節又有角

節虎節龍節人節皆金也注云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皆
非漢所用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司
常注云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于旌旌之上所謂注旌

于千首也夏采注云綏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
注旄于千首王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然

則漢之使節但繫旄徒綏亦去旄不用故蘇得固起操
持也劉屈氂改用節上黃旄明是以旄牛尾末史儀衛

漢書疏證卷三十

二

志云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
之王公以下皆有節韜以碧油乃出道家之說非禮制
也明志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為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黃公紹顏會注漢節柄長三尺

東甌

溫州府志東甌王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

贅子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質則沒為奴婢如淳之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贅
妻鬻子注贅從嫁也或作賃妻與此贅子義同說文贅
以物質錢也從敖貝贅者猶敖貝當復取之

輿輪

輻字始見於此玉篇輻小車也巨名奇朝二切廣雅輻
也史記何渠書山行即輻禹本紀山行乘輻楮廣曰輻
一作輻文子自然篇沙用駮釋音乃即輻之類也淮南

主術訓橋直植立注云橋桔皋上衝也植柱權衡者行
之輒仰取制於柱也與曲體注同釋文音此輿輻者亦

以輻輻縣絕而下所謂梯山是矣徐鼎記文輻傳山行自固而行如文後蜀以輻自輿輻繩以堅是也與都意合非後世肩輿之制也宋史輿服志中輿以道路阻險許百官乘輻其制正方節有黃黑一等凸蓋無梁以蔑席為障左右設屬前施簾昇

漢書疏證卷三十

三

以長竿二此則今之輻也

夜以深林叢竹
唐薛能集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菁集韻作箐云竹茂兒

處之上塗

明統志新塗故城在臨江府東六十里漢時縣治此然
地理志僅有新塗縣而此云上塗方輿紀要塗水在臨
江府南三十里新塗縣既還水送屬清江縣其發源自
縣東南茂材鄉之離嶺經紫塗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
蛇溪水入贛江又按寰宇記信州玉山縣東五里有上

千溪水一統志上饒江在廣信府府城南上源即上干溪聲近或今之上干溪歟

必下嶺水

寰宇記大庾嶺一名臺嶺在虔州南未改西南二百五十里大庾縣西南二十里貢水流出零都縣新樂山從

東南流入贛縣界經州西北流入十里至縣郭東北二

十里與章水合流章水源自大庾縣界聶都山從南康

縣東北流合西扶良熟等水流三十里入贛縣郭與贛

水合焉明一統志贛水在贛州府城北章贛二水合而

為一北流至吉安府萬安縣其間為灘十八一統志自

漢書疏證卷三十

四

四

贛水而上信豐甯都俱有石磧險阻視十八灘故俚俗

以為上下二百里贛石九灘在贛縣界九灘在萬安縣

方輿紀要貢水源自福建長汀縣新路嶺西經瑞金會

昌州府及零都縣境南北支州悉匯入專循此書所云

下嶺水蓋由貢水上流入贛江此闕越之徑也

餘干界中

一統志餘汗故城在饒州府餘干縣東北

伐材治船

晉書盧循傳循姊夫徐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舫

材于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得致即於

郡贖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貧賤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及道覆舉兵按費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按越船不能過嶺故須于大庾

嶺北別治船與徐道覆事正同

閩越王弟甲甲非名已如日知錄所駁

監祿鑿渠通導

淮南人間訓使監祿轉餉以卒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

湘水離水之渠寰宇記素鑿渠在桂州興安縣二十里

本湘水自柘山之陰西北流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

五里始分為二水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至桂

漢書疏證卷三十

五

林故漢歸義侯趙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

郡國志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為渠六十里穿度

南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舊濶耳至唐寶曆初渠道崩

壞舟楫不通觀察使李渤遂登石造橋如鐮勞范成大鐮勞在興

安縣五里劈水分二水置石斗門因便制之在人開閉

開灘水則全入于桂江擁桂江則盡歸于湘水鑿分水

渠三千五百步以便行舟輿地廣記桂州理定縣有靈渠

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唐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

廢咸通元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為鐮隄巨四千里植大

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州全唐文有記新唐書止載李渤事而不記魚孟

咸范成大曰湘水源于海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為梓柯下流本南下與安地勢最高一水遠不相謀史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相湘流沙壚中疊石作鐮蒿鏡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立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與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人但謂之斗門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俟水積漸進故循巖而上建甌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

漢書疏證卷三十

明志桂林府臨林縣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戍守處赤雅秦始皇發卒戍五嶺地為秦城之北二十里有巖關鳥道不可方軌臨離融二水間去桂八十里

執事之顏行

管子輕重甲士爭前戰為顏行

廝與之卒

鶡冠子博選篇四曰廝與五曰徒隸何休公羊注刈草

為防曰廝

而四維之也

晏子外篇不舉四維將不正秦策呂不韋說陽泉君曰

甯子秦山四維

農夫勞至智者擇焉

語見文子上德篇趙策趙武靈王胡服趙文諫語同

於治南

方輿紀要故治縣在福州府治北吳錄云越勾踐治鑄

處也漢閩越國都治山前故曰越王山閩志治山在府

城東北

承明之廬

說苑脩文篇天子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

明堂之後者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

天王出居于鄭

陸賈新語無為篇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

多叛其親是時公羊學末行蓋衰周以來相傳之俗說

也伯公羊著竹帛乃竊取之

奉三年計最

韓非外儲右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

上計預歲首大會而遣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後見

漢書西南夷傳

吳人也

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穹窿山相傳寺基故址也

負戴相隨

御覽樂部琴清英祝牧與妻借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

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按今吳縣西四十五里有

藏書廟郡志云是朱買臣樵薪誦書處

歌嘔

淮南秦族訓王遷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是嘔古謳字

餓死溝中耳

荀子榮辱篇操瓢囊為溝壑中瘠

將重車

重以大車駕牛俗通四汝南戴勅起為上計吏獨車載

漢書疏證卷三十

入

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紹車彼獨車乃鹿車明他

計吏固有衣裝大車也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上衣食

具也

居保泉山

師古所指乃今福州府之越王山福州唐初泉州非也寰宇記

泉山在泉州晉江縣北五里州因此為名方輿紀要市

越王居保泉山即此

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

此則今之漳州也元和志泉州正南至漳州三百五十

里方輿勝覽漳江在漳浦縣南梁山下紀要漳江在縣

南八十里

步歸郡邸

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

錢勣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遣與統扇買臣至

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吾邱壽王

說苑善說作虞邱壽王新序列女傳楚莊王令尹有虞

邱子說苑敬慎篇有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吾邱注吾

一曰虞

善格五

漢書疏證卷三十

九

夢谿筆談燈融或謂之燈戎漢書謂之格五數棊其行

一道西京雜記陸博法用六著或謂之究方言博謂之

楚詞注投六著行六棊改為六符也按此用竹著秦昭

王以博箭著華山頂者又一法也列子說符注古博經

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

用棊十二夜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于水中其擲

采以瓊為之瓊罌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

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其棊行到虛即登

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

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

彼家獲六籌為大勝按列子云博者射明瓊張中去聲反

兩擄魚而笑即所云被翻雙魚也說文慎釋文六博經

采獲中翻得楚策唐且見春申君曰夫梟碁之所以為

能者以散碁佐之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魏策博

者之用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史記魏世家云所以貴

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即此食魚恐被翻故云不便則

握淮南秦族訓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或子踰而取勝

此見雖得食魚尚有對家爭勝故楚詞云成梟而罕呼

五白些王逸注五白簿齒也言碁已梟當成年勝張食

碁下兆于風故呼五白以助投此格五者只用五碁故

漢書疏證卷二十

十

數五而格後漢書梁冀傳注引鮑宏鑿經與劉德同漢

魏後謂之五木沈括所云蹙融今亦不知其名列子仲

尼篇注有人擲五木百擲百慮格與擲聲同

起白屋

程大昌演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

子丹諸侯黜聖大夫蒼士黜黃也按此即士以上

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是以謂為白屋

師古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宦

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耶言朱以別於白也

鼎為周出

後坐專謀

御覽八十漢武故事曰上性嚴急不貸小過汲黯每諫

曰陛下愛才樂士來之無倦比得大勞苦神明未盡其

用輒已殺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

欲與誰為治乎按此武帝所以悔于壽王之誅也

天子大愷

見司馬法仁本篇

爭者末節也

尉繚子兵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說苑指武篇屈

漢書疏證卷二十

士

宜咎語同

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孫子軍爭篇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輻重

捐

以守北河

戴震水地記黃河行三受降城之南謂之北河水經注

河水屈而東流為北河東經高闕南山下有長城自高

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蒙括陽山在鐵

柱谷西北二百里自谷東至歸化城三百六十里南至

黃河鄂爾多斯界五十里今為瓦喇所瓦喇即本中受

降城

獸聚至搏景

管子兵法善者之為兵使敵若據虛若搏景鹽鐵論備

胡篇利則虎曳病則鳥折此獸聚鳥散也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孫子作戰篇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

者未之有也三略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

刑失伍逃亡敵乘利軍必喪

存亡在所用

周書王佩解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

漢書疏證卷三十

主

逆節萌起

管子勢篇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成越語

范蠡對越王語同

上從其計

新序十于此下因禁馬弩不得出關絕遊說之路重附

益諸侯之法急誅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

五鼎食

張晏解為牛羊豕魚麋按聘禮注少牢鼎五羊豕腸胃

魚腊是五鼎無牛也正鼎九腊用麋少牢饋食禮五鼎

羊豕膚魚腊腊用麋上腊用兔

在于主崩不在瓦解

淮南秦族訓紂士億有餘萬武王虜之則瓦解而走土

崩而下

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

御覽七十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敝可以

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

嚴終王賈傳

人人自以為更生

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

尉陀將卒戍越

漢書疏證卷三十

主

任囂之誤使囂戍越因為海尉趙陀應以偏裨與之耳

窮兵之禍也

齊策蘇代曰用兵窮者亡

此人臣之利

韓非定法篇戰勝則大臣爭按宋富弼說契丹主本此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

見儒林傳年十八以上也民年二十三為正卒蓋光優

假之五年五年無成則給繇役無所憾

隨畜薦居

言隨畜牧居于水草爾雅翼薦澤草之名三蒼六畜所

食曰薦莊子亦知麋鹿食薦師古解薦為屢固執居不
安住之說不通

劾假矯制大害

功臣侯表注如涓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職制諸侯上

書奏事即誤有害者各加三等杖六十注云有害謂當

言勿原而言原之當言千疋而言十疋

顧己之宜

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滕陳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

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信公安焉無危也故有危而不專

漢書疏證卷三十

古

救為之不忠無危而極生事是卑君也軍義本此

膠東南近琅邪

漢志膠東國治卽墨方輿紀要卽墨故城在平度州東

商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

子軍繙

繙卽過所書紙也盧氏既濟卦注繙者布帛端末之識

也

權草之功

言刈草為防與搜狩之役

九江被公

御覽八百五 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詞被公年衰老每
一誦輒與粥

依鹿鳴之聲

鹿鳴之樂漢見存也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

三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

聲不識古樂請于太常調習雅聲則當時歌鹿鳴自有

雅聲也禮儀通解詩樂篇載小雅六詩譜二南六詩譜

朱氏亦疑其妄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

繼其聲也詩辭之外應更有叠字歌聲以敷發其趣故

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故

漢書疏證卷三十

五

為此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呼一字則古詩篇篇可

歌無復樂調之歎矣夫豈然哉豈彼宋史樂志政和七

年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廣歌夏之五子商之那

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鸛鳴鹿鳴文王清廟之詩則彼時

固嘗試之為大晟制作太抵如此而傳其譜者抵闕元

以自重至于今非特漢鹿鳴之聲不可知卽開元太常

之雅亦世然矣朱氏又云十二詩譜乃趙彥蕭所傳云卽開元遺屬也從承禮書繙用云趙彥

蕭朱子門人字子欽

論太宰之滋味

列子楊朱篇周諺曰田父可坐殺一朝處以柔毛繙幕

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

五始之要

說苑尊賢篇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在

賢也

王良執靶

晉語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韋昭注與張晏同師古既

云參檢內外傳而不知王良字伯樂反以張晏為失不

亦陋乎

韓哀附輿

呂覽勿躬篇韓哀作御按自大撻至巫咸類謂之中古

漢書疏證卷三十

六

之人非韓文侯

卑辱與渫

易解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也王弼云渫不停汗

之謂也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按井而待渫則為

汗濁矣與張晏注汗也義相生

伯牙操遞鍾

淮南脩務訓鼓琴者期于鳴廉脩營而不期于濫脇號

鍾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靈笈七籤軒轅本紀黃帝

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

逢門子彎鳥號

諸書作蠶門之蒙同聲鹽鉄論作達須韓詩外傳六齊弓人之

妻見景公曰此弓者泰山之南鳥號之柘

偃叩誦信

熊經鳥伸若五禽之戲也

响噓呼吸

數息服氣

使襄往祀焉

後書西南夷傳注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

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土非

土之鄉婦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一統

漢書疏證卷三十

七

志金馬山在雲南府昆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縣

西南三十里

南方海中洲居

寰宇記崖僑振瓊萬安五州都在海中州方千里四面

抵海北渡海揚帆一日一夜至雷州明志瓊州府定安

縣南有五指山五峰高大亦曰黎母山黎人恃其深阻

據為窟穴歷代常為寇患山外為孰黎內為生黎一統

志珠崖故郡在瓊州府瓊山縣東南縣志在縣東南三

十里東潭都即漢潭都縣

其民暴惡

寰宇記生黎殺行人取齒牙貫之于項以銜驍勇弓刀未嘗離手

吏亦酌之

吳志薛綜傳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觀其好髮髡以為髮長城之歌

水經注二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陳

飲馬長城窟

行用此語

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為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

漢書疏證卷三十

六

川。十

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斷獄萬數

風俗通云太宗時明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

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

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按捐之言文帝斷數百

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武帝斷萬數皆謂死刑

如應劭言豈宣帝時反歸于武帝數倍必不然矣

父子同川而浴

尚書大傳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任防述異記桂林

相習以鼻飲

御覽七百八裴淵廣州記曰烏潯人以鼻飲水口中進

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小管

若瓶背赤雅鼻夷獠族鼻如垂鈎隅目好殺深明水脈

間出市鹽與之酒鼻飯取盡

顛顛

淮南覽冥訓猛獸食顛顛民按顛猶蠕蠕枯跋蠶以柔然

為蠕蠕也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錢大昕曰侯並當是人姓名期思其所居縣期思侯費

赫薨于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有嗣位者師古說

漢書疏證卷三十

五

丁文

非是

汲直

蜀李雄號范長生為范賢汲直之比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終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吳 沈欽韓撰

東方朔傳

厭次人也

明統志厭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

少失父母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

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論衡道虛

又言東方朔姓金氏皆俗說也朔自言少失父母其父

豈得二百歲乎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誦二十二萬言

釋言邢昺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

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

書東方朔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為一言也邵晉涵

曰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

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

字為一言其來已久

齒若編貝

韓詩外傳九引傳曰目如辨杏齒如編貝古語已久

高自稱睿

浙江書局重刊

丁立誠校

吳士鎔校

高復祥校

漢書疏證卷三十

辛

〇〇〇

韓非說林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辨辨而不信

守宮

御覽三十淮南萬畢術曰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

以并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

去者有姦張泌妝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

以綢繆記印于臂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

水洗色不退按桂紅膏者亦守宮之類

臣嘗受易

東方朔有靈基經許藝文志按管輅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辭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二

蓋如焦易林有立成法也

郭舍人

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又謂之

為驍言如博學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

樹上寄生

寄生即是寓木苑童附著樹支其局縮憐卷旁自生枝

節有類于鉤故蘇林為鉤貫物者也鄭樵草木略寄生

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

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政和本草圖經曰

葉如橋而厚軟莖如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

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荳大凡檉柳水楊楓等上
皆有寄生惟桑上者堪用斷其莖而視之色深黃并實
中有汁稠黏者為真按寄生樹爾雅本草詳矣顏籀必
以為芝蘭之類不解其何心也

是箕數也

釋名箕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按何晏景福殿賦蘭檉積

重箕數矩設注言蘭檉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箕數故

借其名焉則蘇林四鎖鐵鉤之義也鉤鎖相連即是局

縮小意師古以為戴器無稽之說類博物志王獻箕數

戴頭上狀如環此演師古之說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三

栢者鬼之廷也

陵寢兆域為栢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栢

狝呼牙者兩犬爭也

秦策投之一骨輕起相牙有爭意也龍龕手鑑呼與响

同牛鳴也

伏日當蚤歸

宋史職官志秘書省官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聽

以早歸所以待過僑臣非他司比

歸遺細君

褚先生補傳朔時詔賜食于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

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一婦歲取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于女子左右請即率呼之狂人觀此可知細妻為小君不可自稱其

微行始出

御覽八十漢武故事曰與霍去病等十餘人按建元三年疑霍去病尙未皆輕服為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

蓮芳通道中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百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八馬七八匹

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又嘗至栢谷亭夜宿亭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四

長不內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乘夜行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嘿然不

應因乞漿飲翁答曰吾止有粥無漿也有頃遠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

出接過客嫗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嫗

自縛其夫少年皆走婦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夫為羽林郎

自是懲戒希復微行按此事潘岳西征賦言之定不妄也

阿城以南

長安志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城南面無城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十六國春秋曰苻堅建元二十年慕容冲據阿房城舊唐書太宗趙潘仁向善志等誦附之衆頓阿城獲兵十三萬文苑英華張黃然茹公礪葬於京兆長安縣永平鄉阿房殿之墟宜春以西

三輔黃圖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杜縣東近下杜

累即臺

龜筮傳左疆教紂為象即將至于天

殷作九市之宮

御覽一百七十三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五

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脩宮室大者

宮室九市按尸子君治篇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鵠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二百所謂九市二市二市蓋承君之長也初學記又引戰國策曰齊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曰齊桓公宮中七市桓常作濫

遂起上林苑

御覽四百五十七東方朔別傳曰人有殺上林鹿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

朔時在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

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一當死何奴

卽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冊府元龜七百九 武帝時建章宮後閣重閣樑中有物
出焉其狀如麋以問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
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
梁飯大飧臣臣朔乃言詔曰可以餐又曰某所有公田
魚池蒲葦數頃須陛下賜臣臣朔乃言曰葦所謂鬪牙
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鬪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若牙故謂之鬪後一歲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
按建章宮在太初元年立渾邪王于元狩二年降小說
不堪檢點如此姑附志之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主傳

漢官儀長公主傳秩千石 或云六百石 中行說傳翁主卽此

官師古妄說

銷憂者莫如酒

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安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
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
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銷

號曰董君

藝文類聚二十 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
主伏檻視之偃負財饒入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中府

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

大爲主費

按漢之儀法不可考武林舊事高宗幸張府節次畧云

張俊進奉繡花高餚一行八果墨樂仙乾果子叉袋兒

一行鑊金香藥一行雕花蜜煎一吻香鹹酸一行脯腊

一行垂手八盤子再坐切時果一行時新果子一行雕

花蜜煎一行吻鹹酸一行瓏纏果一行脯腊一行下酒

十五盞第一盞花吹鴿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盞糖房發

發鴿子羹第五盞肚肢膾鴛鴦鴛鴦肚第六盞沙魚糖炒

沙魚糖湯第七盞鱸魚炒黃鳢魚掌湯齋第八盞糖蟹

釀橙爛房玉菜羹第九盞鮮蝦蹄子餚南炒蹄第十盞

洗手蟹鮮魚假蛤刺第十一盞五珍膾糖蟹清羹第十

二盞鴿子水晶膾豬肚假江瑤第十三盞蝦蟇蝦蟇血

湯第十四盞水母膾二色餚兒羹第十五盞蛤蜊生血

粉羹其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脫炙鴿子脯酌酒果子庫

潤鷄滷兔炙炊餅臂骨技以下文煩不載酌酒果子庫

十番廚酌酒十味準備上細壘四卓又次細壘二卓對

食十盞二十對展每分時果子盤兒晚食五十分直殿

官大樑下酒 鷄羹類 十一件 值殿官合子食 脯鷄等

子十隔準備 餅方 外官食次第一等 平章事秦檜燒羊
十味大碗百味羹 兒盤 勸羹 五十餘 口滴粥 燒餅 食
雜蔬 從食 五十事 託羹 羊舌 託胎 羹 雙下 大勝子 三
羹 羹 羊粉 飯 大羹 餅 紅糕 鷄子 羹 第二等 櫻密 五
煎 煎 二十 糖 時 果 一 合 酒 二十 瓶 第三等 侍從 七
帥 湯 存 中 太 尉 吳 益 兩 郡 王 各 食 十 員
味 蜜 煎 一 台 切 燒 羊 一 盤 酒 六 瓶 第三等 管軍 一 員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如開六員各食七味第四等環衛官九員官贊舍人十
蜜果一合酒五瓶班祇侯八人提點兼祇應行首五人閨門祇候二十人看
旨六人隨駕諸局幹辦監官等十人各食五味時果一
合酒第五等史監十六人各食三味酒一瓶聽叫喚中
二瓶各食五味新羊一斤饒頭五十箇角子又
官等五十分一箇鋪薑粉飯下飯鹽鼓各酒一瓶
進奉盤合寶器古器汝窯合仗書畫匹帛內珠子十二
千五百九顆進奉犒設隨駕官紫羅五百匹絳色縵羅
他物稱是錢五百匹馬下自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祇應人等三千斤燒燻三十合酒三千瓶以
是推之則車駕邀留之費固鉅矣

主人翁

宋玉諷賦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關主人翁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八

出綠幘傳鞞陪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扈人則綠幘
古今注穰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于用耳乘輿進食者
服穰衣漢董偃綠幘青鞞加穰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技
鞞卽是穰衣非別有穰衣穰字當爲攘鄉射禮注遂射
鞞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覯
有嚴容髡髮鞞鞞脰徐廣曰布收衣袖鞞臂捍也按此
卑幼當行酒供爰故亦服與此傳鞞事同也列女傳文
伯引粧攘捲淮南原道短袂攘捲捲疑爲捲皆是鞞束其袂
以便手作卽古今注云攘衣者矣攘衣必須傳鞞鞞
八百漢舊儀曰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日皆

綈鞞敬膝此其證也別有禪衣無胡之禪非此鞞也
胞人

莊子庚桑楚陽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
又有作庖又作焮呂覽本
味有仇氏君令焮人養之汪焮猶庖也禮記祭統焮胞
翟鬲亦以胞爲庖

大賦

詩傳只以短狐解何嘗有別名蠹之魅哉師古妄說
伯姬燔而諸侯憚

憚同憚公羊傳何休云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
釋詁憚勞也郭璞引詩哀我勞人正義云憚勞釋詁文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九

是瘴憚通用應劭作敬憚解非也師古盲人專取俗說
淫亂之漸其變爲箠

繁露王道篇觀乎陳陀宋閔知妒淫之禍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風俗通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
襃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
好醜不相副倅按未央前殿創自蕭何令後世子孫無
處作障不必卽施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
舊制上書以青布囊裏封書不中試不得上

推甲乙之帷

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床雜寶案則寶屏風列寶帳設

于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

易曰正其本至差以千里

說苑建本賈子胎教引易曰同列女貞順傳引作傳曰

知非易正文

夏育

秦策夏育太史敢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

式道侯

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靜室合中道式道侯分左右最

在前

行步偶旅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十

字書無偶字列子立命篇北宮子偶偶而步釋文云本

作踽字林云疏行人旅當為晉證不石脊骨也篆文從

晉此旅乃晉之者也莊子列御寇一命而呂鉅音義云

矯兒正與偶旅相證此則偃僕曲謹也

海內無雙

鹽鐵論毀學篇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

執戟

賈子官人篇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左右也唐書崔

圓傳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百官志武后天授二年

置諸衛司階中侯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宮

同胞之徒

胞疑袍之誤東方朔官宿衛指同舍郎為同胞悉力募

之說文募廣求也楊倞荀子注募招也趙策寡人願募

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

時異世異

文字道德篇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韓非五蠹世異

則事異

匈匈而易其行

以上語見荀子天論

君子道其常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十一

荀子榮辱篇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人至察則無徒

自此至使自索之並見大戴子張問入官篇

辭續充耳

大戴記作說統玉篇統黃色也又統綿也與續同又晏子諫篇冕前有

旒多所見也續結琄耳惡多所聞也

以筭闕天

說苑辯物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錐刺地元

史天文志太史郭守敬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

約為太平少未得其明史歷志窺管闕徑寸許

以蠶測海

方言蠶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蠶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湯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以筵撞鐘

說苑善說篇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筵豈能發其聲文選注引說苑作筵與此同按集韻筵說文莖也一日屋梁筵說文雜絲筵一日楚人結草折竹曰筵等按王逸離騷注筵小折竹也字當從筵莊子齊物論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此正以小大好醜相形而郭象解筵橫而楹縱司馬彪以筵為屋梁非是

孤豚之咋虎

吳子圖國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剛心隨之死矣

談何容易

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

惡來輩等

秦本紀惡來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此輩字訛注文盛本及文

選並是革

以咏先王之風

以上語書傳孔叢並同

八言七言上下

按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即八言七言不然不應遺于劉向也又御覽二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從公孫弘借車

御覽四百八十五

東方朔別傳曰朔與公孫弘借車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滑稽之雄乎

楚詞卜居突梯滑稽王逸云轉隨俗也鹽鐵論世務篇諸生無徒守推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北地義渠人

一統志義渠故城在慶陽府甯州西北

封平曲侯

寰宇記平曲故城在霸州益津縣東三十三里方輿紀要今霸州

治曰下舊聞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呂覽明理篇盡荆越之竹書罪無窮語本此
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軒轅本紀黃帝殺蚩尤于黎山之邱擲其械于大荒之
中化為楓木之林

疾電以聞

韓非難勢篇良馬固車五十里一置

丞相秘之

按帝在外而骨肉內變不可使外聞之秘之是也既得

璽書自如詔奉行

以牛車為櫓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西

六韜軍用有武翼大櫓倉卒故以牛車輪代之春秋傳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為櫓是也

千秋為高寢郎

褚先生田仁傳作長陵令車千秋

千秋上急變

鄭注太僕職云今時上變事擊鼓

妄一男子上書

晏子諫篇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

治之矣

小車入宮殿中

齊書輿服志漆畫牽車小形如輿車皆金塗校飾御及皇太子所乘

即古之羊車也今不駕羊猶呼此車為羊車又輿車形

輻人舉之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于宮

中乘之考工記有羊車鄭曰羊善也字通詳則先時本

有羊車不謂以羊駕

為被陽令

一統志被陽故城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延年起至更衣

此更衣似當為廁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鼻矣然

不以為忌是漢又謂廁為更衣鄭司宮人注匡路廁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五

釋名廁或曰軒前有伏如殿軒也匡軒聲同更衣之名

以此歎御覽三百九十六陳留張伯喈夕時到更衣婦復

移長度

管子輕重甲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並謂公家羨餘

以其能高人

家語觀周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嘗使行事肆宗廟

小宗伯職凡禱祠肆儀為位鄭云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此長樂丞詔率百官肆丞相府服虔註謬乘朱輪者十

人列侯中二千石乃乘朱輪其可知者惟憶兄弟耳

仰天拊缶

墨子三辯農夫息于聆缶之樂文子上德篇君子有酒

小人鼓缶

習俗移人

晏子外篇汨常移質習俗移性荀子儒效習俗移志安

久移質

駟馬猥佐成

案太僕屬無駟馬置安得有史有佐漢官儀厩令置駟

二十人蓋駟之雜佐名成者

常兩吏扶夾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夫

晉制光祿大夫以上給扶始此

輒加罪笞督

齊書江謐傳坐杖督五十隋書刑法志諸督罰大罪無

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御覽二百晉令曰應受杖而體

有瘡者督之也按晉刑法志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

鞭督之例以其形體暴露故也然則笞須解衣督不解

衣督是杖笞督是捶髻也俗人莫曉督之義只訓為督

察御覽刑法部于笞杖之下猶存此名目

其辭曰

此為鹽鐵論末篇汝南朱生作朱子伯中山劉作劉子雍

斗管之徒何足選也

荆義篇文學之斥丞相史者深痛矣選與算同盤庚世

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

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

例不當單舉字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死卒裸

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

之以石欲儉而及奢常璩漢中志云成固人

從上祠雍

功臣表祁侯它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二年行幸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七

雍祠五時則祁侯書所云從祠雍即在元光二年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御覽八百漢東園私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尺終

不朽八百以雲母壅戶則亡人不朽

葛藟為緘

墨翟節葬篇堯北教乎北狄道死葬瑤山之陰衣衾三

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泉

尸子舜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歛木之棺葛以緘之

守軍正丞

說苑指武篇云守北軍尉

堂皇

廣雅釋器堂皇壁也同殿釋宮無室曰榭郭云卽今堂垣

按今爲講武榭

黃帝李法

說苑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

法乃漢南北軍制也

致民志也

以上語見司馬法天子之義篇

渭城令

元和志秦咸陽縣在今縣東二十里漢渭城縣亦理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支

于此寰宇記後漢省入長安

建自殺

鹽鐵論訟賢篇東海成軍河東胡建以術蒙舉起卒伍

爲縣令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行行忠正之道不避強

禦卒爲衆枉所排

攝齋

孔安國鄉黨注衣下曰齋皇侃曰裳下縫也說文齋純

也師古謬爲裳

朱雲折其角

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

角乃嘆曰爾粟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囊糧

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

能劇談此中多有

丞相故安昌侯

張禹按故字當在丞相之上

尙方斬馬劍

唐六典武庫令職注云陌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玉海

百五熙寧五年作坊造斬馬刀刃長三尺餘鑿長尺餘

首爲大環上出

以旌直臣

淮南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

衽宮壁衽非難篇平公微衽而還琴懷于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

爲寡人戒說苑君道篇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曰使我

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推文侯中旒潰之左右曰罪

當烹文侯曰釋之援琴于城門不補旒以爲寡人戒此

旌直臣故事也宋史陳禾傳禾抗疏劾童貫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謂畢其說衣灑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內侍請上容齋隨筆至今宮殿正中

易衣上節之曰留以旌直臣

一問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

求假軺傳

晉書輿服志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五

川上州

制作儀品

玉海六十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按

後書書儀傳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而以九九見者

事見說苑尊賢韓詩外傳三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

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注

九九者乘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

九九一從十橫百立千僵十千相望萬百相當滿六已

上五在上方六不積算五不單張上下相乘實居中央

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上商從算相似橫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于

算相當以次右行極于左方

理軍市也

淮南詮言訓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澆而後饋可以養家

老而不可以饗三軍

循高祖之軌

韓非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陛下不見其形

韓非有度篇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始庸庸

今洛誥作箴箴杜預左傳注引為箴箴按庸庸如煢煢

六韜守士篇煢煢不救炎炎奈何炎即燄書云火始則

不當為箴箴也

亦亡及已

韓非外儲右上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諸侯奪宗

通典十一宋庾蔚之謂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小記庶子不祭廟者明其宗也

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

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須就宗祭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于

賢者子孫宜有土

昭三十一公羊傳曰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自劾吳章弟子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

其屍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嶺嶺上

按傳作云敞彼為曹敞參錯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

春秋列子元和姓纂漢有云敞皆據傳

外傳姓

霍光金日磾傳

安得遺詔

按帝紀武帝以後元二年二月崩光等以昭帝始元二

年封果有遺詔何至自逾兩年遺詔信妄也蓋上官氏銳欲自侯託之

止進有常處

詩傳委蛇行可從迹也與此義同

止畫室中不入

蓋已移光祿勳禁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

被告劾者待罪之所

欲歸溫室中

三輔黃圖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西京雜記曰

溫室以椒塗壁文繡被之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三

帳規地以芻資穉穉

典屬國臣武

容齋四筆武傳昭帝時免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

奏直稱曲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

不素食

按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

程孫曰喪服足微記曰疏食者稷食也水飲既練始食

按人君子于卯稷食庶人山年亦稷食也

菜果飯素食程孫曰始食菜果即接云

母絕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肉若侍于尊者亦食之

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

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而顏籍以鄙俗習聞

輕營先儒經訓貢小人無忌憚者至此傳稱不素食又

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注果蔬不以火

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素

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糲糗菜果為

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

輦道羊首

三輔黃圖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按昌邑王尚未得

出宮殿環以為羊首池非也左思魏都賦所云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三

長塗羊首者羊旄聲同即旄頭光驅也

閣室中

後書何進傳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是閣道有室也

小馬車

黃圖有果馬廐述異記日南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

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羊車古輦車也隋駕以果下今亦駕以二小馬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御覽五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冠十枚以冠賜師

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魏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

下至臣今以餘冠奴虜是大王奴虜畜臣也又六百
新序曰黃遂諫云高皇帝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
賤人臣以為不可

節上黃旆以赤

按東京之世皆承用黃旆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
見袁紹傳

祖宗廟祠未舉

未滿既葬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

爭臣七人

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怨篇仍七人蓋據孝經改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音

其以河北東武陽

河北縣屬河東郡一統志河北故城在解州芮城縣東

北里許東武陽故城在東昌府朝城縣西

玉衣

後書東夷傳夫餘王葬用玉匣即此玉衣

題湊

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義椁

材並皆從下累至上始為題湊之嚮也言木之頭相嚮

而作四阿也釋文題頭也湊聚也呂覽節喪篇題湊之室高誘曰

室柳藏也題湊複累按此為柳之題湊也喪大記注云

天子之殯居柏以龍輻積木題湊象御上四柱如屋以
覆之蓋塗之諸侯輶不畫龍輻不題湊象其他亦如之
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

至茂陵

寰宇記霍光家在茂平二陵間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
壘形謂之柏壘按傳云送至茂陵茂陵在西安府興平
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陵之西茂陵之
東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補侯表云章父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音

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善馬奴相與
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為傅成侯封
三千戶

卒不得遂其謀皆讐

顧炎武曰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戚憂必讐焉注讐猶對
也律歷志注鄭德曰相應為讐也師古妾屬有功為讀

非也

曲突徙薪

淮南說山消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消于髡告其鄰使
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焦頭爛額

爲上客說苑權謀篇突作埃廣雅竈窗謂之埃日磳梓胡

呂覽忠廉篇王子慶忌梓要離投之于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

稔侯

說文作庇云濟陰有庇縣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廢稔縣

賜姓金氏云

廣韻金姓古天子金天氏之後又漢復姓有金留氏按孝景王皇后先嫁金王孫爲婦是漢本有金氏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美

趙充國辛慶忌傳

隴西上邽人

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清水縣北二里

湟水

北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冲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川邊內是爲西甯河

從沙陰地至入窮水塞

按沙陰卽流沙地寰宇記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

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澤按鹽澤卽蒲昌海長坑長城之窟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寒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

注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蘭州剛丹縣按入此塞卽罕开所居鮮水矣晉書載記西南七里

南抵屬國

此當爲張掖屬國時金城尙未置屬國

在陽關西南

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隴沙州衛西南

兵難踰度

大韜軍勢篇勢因于敵豕之動變生于兩陳之間奇正

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小利不足貪

司馬法定爵曰軍無小聽戰無小利

四望腰中

寰宇記鄯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

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峽山石亦曰隄峽又東

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

至落都

卽樂都南涼禿髮儁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都

今西甯府碾伯縣治

行必爲戰備

吳子論將篇備者出門如見敵

止必堅營壁

通典一百五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于營外去幕二十

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緊縱縫雨雪並押隊

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匹馬並鞍轡放飼防有警急

卽合馳告至夜每隊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

替以聽不虞

至西部都尉府

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爲金城西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衛東

蕃曰宗

羌豪相數責

吳子論行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

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疏捕

說文疋或曰胥字小司徒注胥伺捕盜賊也釋名疏索

也胥疏義同左傳蒲胥之市呂覽

微極廼擊之

說文御微御受屈也子虛賦作微欲微字當作微

字誤司馬法嚴位篇凡戰擊其倦勞避其間究

鮮水上者

後書段熲傳注今鮮水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

水正義一名鮮水一名羌谷水水地記鮮水今之青海番名呼

呼淖爾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顧炎武曰微字當屬下句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人人皆

欲爲之

酒泉侯奉世

侯當爲侯奉世卽馮奉世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五星出東方

天官書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

國用者利

太白出高

天文志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

守有餘

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

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

不致于人

見虛實篇杜牧曰不就敵人恐我勞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申寅璽書報從

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

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爾按

初學記二漢舊儀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徐行驅之

司馬法天子之義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

難陷

失此一冊

按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

并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

零之議後策不行邊儲空虛故堅持屯田之議

菱藁至六石

孫子作意同杆一石注石百二十斤

臨羌東至浩疊

元和志浩疊故城在蘭州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州

西北至鄯一統志臨羌故城在西甯府浩疊故在碾伯

州四百里

縣東

美地薦草

韓非內儲說獸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

草也

從枕席上過師

大載記王言篇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

也祗席之上還師

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明史兵志明史北邊地東起鴨綠金地理志肇州始興

在州東有鴨西抵嘉峪關中包大甯開平東勝居庸左

綠江卽一也洪武初改置山海關外爲遼陽鎮孤懸千

轉昌平州西北爲漁陽永平府當山海之交有關

曰山海關洪武初改置山海關外爲遼陽鎮孤懸千

里三面臨邊一面阻海惟山海關一綫內通前代俱郡

縣其地漢遼西明改置衛所居庸右轉循西山山北皆

塞外其邊鎮曰宣府漢上谷郡下洛縣地明大同今山

同宣府設衛開平東接大甯西聯獨石唐新州龍門縣地而開

平輿和有守禦萬全爲要地永樂中開平徙獨石地理

云宣德五年移開平宣府遂稱重鎮大同川野平曠故

于雲州之獨石地平宣府遂稱重鎮大同川野平曠故

寇鈔特甚西則平虜威遠按金志桓州本威遠軍中右

衛水口西有大同右衛皆敵南窺應朔之路東則天成

陽和府東北二衛皆入順聖諸川之衝金志順聖縣本

安塞軍明志典和所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

太原府河曲縣北洪武初置偏頭關與甯甯套都南行首

武雁門爲三關方輿紀要云是爲外三關涉其境故大同頗難守居庸之北舊松林百餘里有

門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兵南入處紫荆倒馬

二關扼焉蔚州廣昌縣東北有紫荆關按易州界南有倒馬關按定州界內三關右轉爲

雁門代州甯武今置府于此偏頭三關隸山西鎮東

扞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雁門絕

險自偏頭逾河稍南爲陝西有三邊四鎮陝西榆林甘肅四鎮原榆林舊治綏德漢唐縣地唐爲綏州明爲綏德州守在東

勝一統東勝州故城在後東勝內遷失險勝左右二衛

于此永樂初而延綏徙榆林由黃甫川一統志黃甫川在葭州府各縣

東六西至定邊營榆林衛西有定邊營接甯夏花千二

百餘里壑堡勾連橫截套口西路甯固二鎮甯夏西北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卽賀蘭山也元和志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東南阻

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守在花馬地一統志花馬關在甯夏府

靈州東花包固原其中固原州者故開成縣一統志本

馬池西包固原其中固原州者故開成縣一統志本

高平自失河套鳴鏑內馳乃升縣爲州與甯夏相唇齒

其自賀蘭又西至鎮番極于甘肅明置甘州五衛于張

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甯衛于湟中卽金城郡

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永昌以下列鎮河外薄並武威地

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左右羌戎又稱斗絕按明于敦煌故地置沙州衛今爲安西州

莊子徐無鬼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燕之間郭象云鶴列成兵也麗燕高樓也

不苟接刃

六韜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持囊管筆

晏子外篇擁札摻筆給事官殿中首與服志筆者白筆也三臺五省一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

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卽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給囊綴之服外加于

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按此說謬成王年已十二或云漢世

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按漢尙書當奏事張安世始

與服志肩上紫袷名曰袞囊世呼爲紫莎按梁書劉

事爲張安世傳

與歛侯戰

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據匈奴傳

康居亦有歛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歛侯戰

者謂康居所遣將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

當有交戰事

遷卽中車騎將軍

木樵

三十一

按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才為軍騎將秩千石也下云為校尉則秩二千石也

折衝厭難

齊策蘇代說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號為鮮明

續輿服志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

王翦頻陽人

耀州志頻陽故城在富平縣東北五十里今屬西安府

郁郢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焉

一統志郁郢故城今慶陽府安化縣治

襄武廉褒

一統志襄武故城在鞏昌府隴西縣西南

傅常鄭甘陳傳

傅介子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瓢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鄭吉會稽人

後書鄭弘傳注謝承書曰弘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

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

子移居山陰因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寰宇

記都護門在會稽縣南二里此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為晉王濬傳為也

兜皆城

方輿紀要兜皆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北四百

十里

投石拔距

史記王翦傳軍中戲投石超距成二年傳高固築石以

投人僖廿八年傳距躍三百張晏解皆是師古所說自

是後世拔河之戲唐書兵志壯者為通鑑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幸玄武門觀官女拔河胡三省云以麻紐巨竹角抵拔河之戲

年二月幸玄武門觀官女拔河胡三省云以麻紐巨竹角抵拔河之戲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焉

以定非此拔距也齊書王敬則傳善拍張跳刀高與白勝負非此拔距也虎幢等陳書黃法嗣距躍三文明史兵志鄉兵真定之井陘曰

賜弁賜鄉手善運石遠者百步

試弁

呂覽古樂篇帝嚳乃令人拊注而手相擊曰拊文選思

玄賦注拊手搏也晉樂志百戲有神龜拊舞

山陽瑕邱人

一統志兗州府滋陽縣漢瑕邱縣宋大觀四年避先聖

諱改曰瑕縣尋又改為滋陽明成化間易滋為磁故城

在縣西二十五里

呼僞堅昆丁令

魏志注魏畧曰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
堅昆國在康居西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
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而此丁令在烏孫中明有北
丁令西丁令也呼傷即呼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賈耽
古今四夷述云黠戛斯古堅昆國

都賴水中

通典一百九 康居國王亦在蘇薤城即都賴聲同按西
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
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蜜水南皆舊康居
地蓋那蜜水爲彼土大水即都賴水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柔

川一

闐蘇

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史西域傳粟特國在
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寰宇記十三州志云
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也粟特温那
沙皆闐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

北擊伊列

魏畧伊別國在康居北寰宇記康居與粟弋伊列鄰接

至闐池西

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

康居副王抱闐

隋西域傳有抱恒國通典引韋節西書記云親問其國
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支康居副王挹闐
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根實今書作抱闐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
奧鞞王當即抱闐記者互異不考耳

男開牟以爲導

策慮幅億

方言幅幅滿也腹滿曰幅又臆滿也郭云幅臆氣滿之
也億與臆憶通用師解爲憤怒非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毫

川一

周書曰記人之功

宜爲君

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
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

宜封竟爲新都侯

竟當作奔

玄門開

范望太原注沈首土爲中宮下爲玄龍已蟄而出是則玄
門開也宋書符瑞志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
應天命之符

應天命之符

五府舉

百官表是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

墊婁地

鄭氏音婁為羸是猶能鳴其處師古妄改非也

雋疏于平薛傳

櫛具劍

說文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雷雲象此亦當刻木柄象雲

雷後世班劍制蓋如此晉灼所說蓮花形今儀衛陌刀

有此象

劍者君子武備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同上

初學記廿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

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

太剛則折

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

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

右將軍勒兵

是時衛尉王莽為右將軍

春秋是之

穀梁傳亦和同其說范甯云不達其義江熙曰經云納

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

之者非邪按以論語不為衛君辭之則公羊之邪說著矣

東海蘭陵人

于欽齊乘二疏宅在嶧州東四十里羅滕城墓亦在焉

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為宅按嶧州故承縣今改蘭陵縣

富者眾人之怨也

韓詩外傳李克曰富者則貧者惡之

東海郊人

說苑貴德郊作下邳二縣同屬東海

竟論殺孝婦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同上

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

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杆以懸五楹逆誓於

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卽

行刑已具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

北面備弟子禮

後書朱穆為侍御史同郡趙康隱武當山以經傳教授

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古人宦

成名立猶折節如此

大錄于君

論衡正說篇尚書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

任大總錄二公之事蔡邕揚秉按此今文尙書之說
王肅及僞孔傳從之魏晉後錄尙書事者謂之錄公本

此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稱經者古文尙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伐桀告天文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按周注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
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章昭注云湯誓
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
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
近人劉明經疑論語孔注亦非真本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甲

醞藉

古惟作温藉通作蘊爲醞非也鄭箋小宛詩温藉自持
祭器注温藉重禮疏引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溫
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損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温字
又當云温潤相承藉也內則注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顏
色酷吏傳尹齊少温藉是俗體之未盡刊改者師古改
作醞而解爲醞釀按禮經並無醞字至其妄撰匡謬正
俗反譏鄭不當改讀爲蘊然謬與俗莫如師古也

縣其安車

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正義庾蔚云漢書駕一

馬而安乘也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
此漢之始祖

唐世韓愈等禘祫義蓋惑于此王安石則悍然行之遂
于太祖之外別創一始祖名目則平當其始作儒者也
何焯曰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太上皇未可援后稷太
王王季爲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
不敢以配天也

勃海鹽池

水經注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
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卽城異名矣魏土地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甲

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鉗指云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東臨
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爲業按勃海今之河間天津滄
景州地一統志鹽水沽在天津府東南六十卽古豆子
甌唐書寶建德僞通云亡入豆子甌中名勝志滄州清池卽古鹽池輿地
志云清池在東南二十里其水澄清味鹽未嘗柏泗
上尊酒十石

如酒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至妄庸乃駁漢律平按
齊民要術有造梁米酒法四時皆得作笨麴一斗殺米
六斗大率一石米用水三斗又稔米耐法笨麴一斗殺
米六斗計六斗米用水一斗一石米不過一斗糟悉著

甕底酒色似麻酒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

三升大醉一斗酒醉二十人又黍米酌法亦以正月作

七月熟笨麴一斗役米六斗悉用稼酬法芬香美釀皆

亦相似多飲殺人又粟米酒法惟正月得作餘月悉不

成用笨麴不用神麴按本麴專造酒者後醫家造神麴

聚會之日造之故得神名愚謂以神對笨自是造法

有遲速不因取日得神名也要術又有造神麴法

率麴末一斗水八斗殺米一石四酸畢四七二十八日

酒熟貧薄之家所宜用之又魏武帝上九醞法奏曰九

醞春酒法用麴二十斤流水五石騰月二日清麴正月

凍解好稻米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若以九醞苦難飲

增為十釀易飲不病九醞用米九斛十釀用米十斛俱

用麴三十斤但米多少耳此則稻梁際黍粟各有釀法

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覆即際也呂覽木味

州謂之緊羅願云覆際黍皆一物語音之輕重也本草

別錄覆入上品粟中品羅願云粟今之粟類今人以

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梁是其類李時珍曰黏者為

粘不黏者為粟故呼此為仙粟北人謂之小米又陶弘

景云黍米與黍米相類而粟則大則粟米與黍米粒大

小懸朱師古以為覆即是粟真不辨粒麥之徒矣又晉

書劉弘傳為荆州刺史下教云酒室中齋月中酒聽事酒

餽酒用麴米而優劣三等皇甫松醉鄉日以家驪事酒

哀鰥哲獄

今呂刑作哀敬折獄書大傳子曰書曰哀矜哲獄此訛

矜為鰥馬融曰折智也折與哲同

王貢兩龔鮑宣傳

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

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史佚九鼎三巫按班之言本

于左傳桓二年師古漫引叩馬而諫吳仁榮所云大非

班氏本旨

園公

隸釋有園公神坐神祚機園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園

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至稱十一世而陳留志又云園

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為御覽八百二十四風俗通園

氏四皓園公亦作園庚信哀江南賦敘世系仍之元和

本風按漢隸既有明文以園為正

黃公

吳志注會稽典錄虞翻封太守王郎曰鄞大里黃公潔

已暴秦之世此黃公為會稽人也姓字譜云夏黃公姓

崔名麻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恐出偽造

角里先生

角當為角廣博物志陳留志云河內軹人角里先生

四人既至

廣博物志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望

人語曰商山四結不如淮陽一老

谷口有鄭子真

皇甫謐高士傳鄭樸字子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

將軍王鳳以聘之遂不屆

蜀郡嚴君平

高士傳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

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

不足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

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

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歎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器

川。士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導之以善

大戴立孝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君言言使

臣與臣言言事君

著書十餘萬言

作老子指歸

及雄著書至二人

按法言淵鶩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

也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

可否之間也皇甫謐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

之圭里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

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其酣飲月餘不去刺史

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琅邪皋虞人

一統志皋虞故城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北今名皋虞社

寰宇記縣東北五十里

細旃之上

韓詩外傳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欲治之主不世出

文子下德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器

川。士

仁壽之域

徐幹中論天壽篇有三書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

壽此行仁之壽也

貴賤有章

管子立政雖有賢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

家多賞無其祿不敢用其材

王陽能作黃金

風俗通正失曰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

祿雖爲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

之論陋于是矣

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百匹

檀弓注舜二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春秋說云天

子取十三卽其制也說文餼穀食馬也鹽鐵論散不足

篇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此俗說也

吾何僭矣

公羊昭廿五年傳昭公語子家駒曰吾何僭哉

延日步作之

廣韻步馬習馬孫愔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

從馬按周禮庾人職教駘攻駒注教駘始乘習之也今

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雖百子何以加

晏子外篇景公曰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梓少把土

鹽鐵論水旱篇貧民或木耕手耨法言修身篇簞瓢梓

茹方言把采衛之閒謂之渠拏郭云無齒爲扒則把有

齒矣韓詩外傳八譬猶兩手把泰山

是爲賢耳

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

隨王歸國

固辭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蟲
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退
時人謂之蜘蛛網隱

爲重泉令

一統志重泉故城在華州蒲城縣東南寰宇記縣南五

十里

聞之白衣

白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爲白衣韓

昌黎詩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亭長掌固

舊唐書職官志檢校省門戶倉庫廳事陳設之事陳碼祖東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城父老傳云老人早時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蓋布

行鱗比匣問近者老人問街衢中東南西北視之見白

衫者不滿百人豈天下盡執兵

耶按此則村氓正着白衣也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按此宋致仕蔭補之法職官志云曾任宰相及見任

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執政官見任節度使二

人太中大夫以下及侍御史一人此同產同產子宋文

臣蔭補之法一品期親補承奉耶

舍家居在武原

方輿紀要武原城在邳州西北八十里

勿隨俗動吾家

種柏作祠堂皆于冢畔卽是隨俗動冢豈謂發掘之禍膏以明白銷

莊子人閒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蘇子云蘭以芳自燒膏以明白炳

高城人

寰宇記高城故城在滄州鹽山縣南四十里

東州丞

方輿紀要東州城在河間府東北六十里俗名如林鄉

去法駕駕一馬

一馬則輶車庶人所乘也冊府元龜五百八十八景雲二年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吳

八月皇太子釋奠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琴馬着

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儀曰按江左官至尚書郎

而乘輕馬則爲御史所彈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

慎子鬻子語曰王在上位無軍兵之事則民得一生

無凍餒得二生無天過之誅得三生無厲病得四生

倉頭廬兒

守舍兒也孫子注所謂家子漢舊儀掖庭有廬監人官

奴婢擇給書計從侍中以下爲倉頭青犢與百官從事

從入殿省中續漢志注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

倉頭爲史主賦舍守門戶

姦人之雄

荀子非相篇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白虹軒日

集韻軒蟲名一曰犯也

髦髦

方言純髦好也郭云髦髦小好兒

少豪俊易長雄

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者也

被虛僞名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吳

六韜上賢篇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

欲以求利此僞人也

蔣詡元卿

初學記八十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

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羣輔錄羊仲求仲二人皆治車

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

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見嵇康高士傳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終

浙江書局重刊

丁立誠校

吳士鎔校

高復祥校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辛

〇刊